

馬元臺
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

醫學公會石印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闡陰陽之秘窮生剋之原舉凡風寒暑濕燥火喜怒哀恐思憂致病之因臟腑氣血筋骨皮肉脈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者難經張仲景傳其法而者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內經而非別有神授仙傳之秘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誇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迺從事西醫以求補乎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開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而成而腦髓生又曰督脈入絡腦督脈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察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永崑朱永年徐公遐莫仲超楊上善倪仲玉盧子繇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已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於心目中中西醫學家囑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歟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於滄寓合肥李第

重刻素問靈樞註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註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松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註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於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註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舒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歙鮑漱芳席芬甫識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註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晦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頃在嘉祐中

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於地迺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句歲遂乃搜訪中外哀集眾本寔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

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叙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文或泝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辨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於壽域矣

國子博士臣高保衡

等謹上

光祿卿直秘閣臣林億

奇同校

尚書屯田郎中臣孫

守殿中丞臣孫兆重改正

藏氣法時論

血氣形志篇

八正神明論

通評虛實論

陽明脈解

第四卷

刺熱論

逆調論

刺瘧論

欬論

腹中論

風論

第五卷

痿論

病能論

宣明五氣篇

寶命全形論

離合真邪論

大陰陽明論

熱論

評熱病論

瘧論

氣厥論

舉痛論

刺腰痛論

痺論

厥論

奇病論

大奇論

刺要論

刺禁論

鍼解

皮部論

氣穴論

第六卷

骨空論

調經論

四時刺逆從論

天元紀大論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五常政大論

第八卷

脈解篇

刺齊論

刺志論

長刺節論

經絡論

氣府論

水熱穴論

繆刺論

標本病傳論

五運行大論

氣交變大論

六元正紀大論

本病論 闕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第十卷

著至教論

疏五過論

陰陽類論

解精微論

刺法論 闕

示從容論

徵四失論

方盛衰論

八十一論終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生氣通天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別論

六節藏象論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異法方宜論

湯液醪醴論

診要經終論

平人氣象論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四氣調神大論

金匱真言論

陰陽離合論

靈蘭秘典論

五藏別論

移精變氣論

玉板論要篇

脈要精微論

王機真藏論

經脈別論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一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

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史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於岐伯而作內

經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

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絕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味而被色寒暑溢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凶

經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為太素以素問為問太素義俱未安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

有靈樞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

學無本源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史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論及五運行

論岐伯曰雖鬼史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醫多庸下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

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如著至教論已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

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

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

爵無疑也至於鬼史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

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繹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迺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

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脈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于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元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字。醫藥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使之義。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以至黃帝。十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袞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胡雙湖稱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經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達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佑年間。勅高保衡等較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折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槩闡此書。而蠱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謂之精故首論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註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真入壽
註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做此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而有天下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狗順齊正敦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
發言之蚤方其幼也能順而正及其長也既敦且敏故其垂拱致治教化大行廣制度以利天下垂法象
以教後世生知之聖人也後鑄鼎於鼎湖山鼎成

而白日升天此亦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之真人也
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
莊敬誠信長而聰明

註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
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邱因名軒轅軒轅邱今在開封府新鄭縣
境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

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
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裴俱訓曰狗疾齊連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
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
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鬚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
悉持龍鬚發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馬號羣臣葬衣冠于橋山墓今猶在

遇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
人將失之耶

張天師尊稱岐伯也天者謂能修其天真師乃先知先覺者也言道者上帝之
註所貴師所以傳道而設教故稱伯曰天師度越也度百歲者百二十歲也
註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為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
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為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註上古太古也知道調知修養之道也法取法也陰
陽天地四時五行六氣也和調也術數者調養精

氣之法也。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故能取法以和調。是謂得道。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煩勞則張精絕。不妄作勞。養其精也。夫神氣去。形獨居。人乃死。能調養其神氣。故能與形俱存。而盡終其天年也。

論道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德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修養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

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靈樞天年

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而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

不知道者。縱嗜欲。而傷其精氣神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藥色曰欲。輕散曰耗。真者。元真之氣。不能四時調御其神也。言不知道者。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心藏神。務快其心。喪

不能慎。謹調養。而喪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其神守矣。樂則氣緩。而更逆之。傷其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

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論甘而美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漿者。味

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

此則腎臟主藏精。滿而不實。可以持守。吾形有神。不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恃夫養

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悵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之邪風也恬安靜也悵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

人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是以志閑而少欲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

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恬悵無為是以志閑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

衣食居處各從其欲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宜論曰東方之民皆安其處

是以皆得所願也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宜論曰東方之民皆安其處

美其食西方之民依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其地其地高陵居風寒水列其民樂野處

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附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

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地土之高下衣食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此復言五方之

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此復言五方之

邪而致病惟上古恬悵之世民皆安居樂俗而愚智皆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愚皆全德不危故不

外禮於物而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

於養生之道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

曰教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

全形全者聖人之道也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

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

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

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天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

賊風篇則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入者非恬悵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

經云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

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無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

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

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為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

也所有食則以為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

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民之

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

歲者皆度百

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始有終有或有衰各有自然之天數材力精力也

材力材力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七為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

之液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二七而天癸至任

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天癸天乙所生之於水也衝脈任脈奇經脈也二脈並起於少腹

陰月一月而一周天有盈有虧故女子亦一月而經水應時下洩腎氣腎平腎氣足故真牙生真牙者盡根牙也

也虧即復生故於初生之時男女構精當為有子虛則易受故也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

後腎氣平腎氣足故真牙生真牙者盡根牙也四七筋骨堅髮長極

也血氣或則充膚熱肉是以身體或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

血脈為陰故女子先衰於脈而男子先衰於氣也再按足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

於頭三陽脈衰故面皆焦血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脈華於色血脈衰故髮白也三八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三部九候論曰下部地足少陰也三八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此與下部之脈道不通衝任虛是以形衰而無子也三八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悟真篇等書稱女子為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三八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氣始或男子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三八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子月而生齒七歲而脫二七十有四而化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畜極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按王水謂天癸為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令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男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言廣嗣要語諸書皆謂精開巢血血開巢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云耳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精至者皆欲喪致無徒取天耳任衝二脈者奇經八脈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今二脈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脈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按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無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脈言乃骨空論所謂衝脈者起於氣衝者是也不可以其有太字而遂指為肝經之穴名也又嘗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形地之陰有餘故為潮而溢人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至于天地人之陽氣則何嘗有盈虧哉由此推之則陽明勝者其德永貞而陰濁勝者險側百出可知矣又由是而推之則中國為主四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美事之成難于牙事皆可矣有斯世斯民之責者當為之揚然精血兼感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或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頰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交承漿却循頰後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八循髮際至額顙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育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
八為少陰之數男本陽體而得陰數者陽中有陰也
二八腎氣成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

子
靈樞經曰衝脈任脈皆起胞中上循腹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或則充膚肉熱血獨或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

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唇口故鬚不生焉是則男子之天癸溢於衝任充膚熱肉為經水下行而狂于也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合瀉洩其精故能有子也
三

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平足也。均和也。極止也。至真牙四八筋骨隆。肌肉滿壯。註

是以隆或之極。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註腎為生氣之原。男子衰於氣。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頹。

白。註根氣漸衰。而標陽漸竭矣。平脈篇曰。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

少。腎藏衰。形體皆極。註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於肝矣。肝生筋。筋氣八八則齒髮去。註數終衰極。

更脫落矣。而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

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註此復申明先天之癸水。又藉後天之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

精也。蓋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者。受後天水穀之

流溢於衝任為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溢於中。布散於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乙所生之精

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為血。溢於衝任。生鬚鬢。女子天癸至。而月事以時下。故精

血皆謂之天癸也。○再按經云。榮血之道。內散為膏。入於胃。乃傳。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行

於經。隧常榮。無已。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癸絕。然行於經。隧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

人能飲食。而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強。氣血猶盛。此係行於經。隧之血。反從衝任而

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於經。隧之血。兼滲於脈外。

下。是以面黃肌瘦。骨體筋柔。當知經。隧之血。行於脈中。衝任之血。兼滲於脈外。

凡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裹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義亦渺。大約陰

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

精蘊畜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盡。二八

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成。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

也。惟精氣溢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

骨隆。或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子陽不足。子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

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鬢頹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

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

臟六腑之精。而藏之。五臟盛。乃能瀉。今五臟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

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

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張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於七七八八也。天壽過

是以腎氣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於七八之數者也。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

能言年老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卻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此承上文而言

於天地陰陽之數也。

上文言年老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乎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

能卻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此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膚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

時。此其道生。上古真人者，言所生之來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真之人也。天真完固，故能幹旋造化，變

極之時，此由道之所生。故無為而道自合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渾言全具。

故謂之真人也。天地陰陽，真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

玉師曰：天命之性，復歸于無極。是謂真人。佛老以真空見性，本經謂空中之真。

惟真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溥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

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中古至人者。謂有為以入道。而能全所生之天真者也。天真雖

聰明於八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於真人。

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

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方。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真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舉。不

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於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至人真人者。去世離俗。修道全真。無妻室之愛。無嗜欲之情。所謂游方之外。高出人類者也。聖人者。處天

地之內。順八方之理。教以人倫。法於制度。蔽冕於朝堂之上。不欲離於世俗。章服無為。而治不勞其形。隨

機而應。不役其神。此治世之聖人也。亦可以優游洋奕。而長享百年矣。

如五帝三皇。周公孔子。壽不越百歲。而靈明真性。與大虛同體。萬劫常存。

上言至人與真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又下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

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大義見靈樞九官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

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于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澹愉

悅為要務。以愆然自得為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

南華經百內離于真謂之至人

志於桂切愉音命

別彼劣切

五

天地凡以至聖者也。此帝勉人修為而不得以凡庸自棄。故移精變氣。章曰：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註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此陰陽書云：人中甲子從甲子起，以乙丑為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為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也。分別四時之氣序。蓋合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為下者，合同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註神藏於五藏，故宜四氣調之。脾不主時，旺於四季月。

註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富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七。

春三月。此謂發陳。發陳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地之氣俱主生發。夜臥早起。

廣步於庭。夜臥早起，發陳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地之氣俱主生發。夜臥早起。

之氣志者五藏之志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以四時皆當順其志，馬生而勿殺，子而勿奪，賞而勿罰。

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四時之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生發之氣也。肝屬木，王於春。春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至夏為寒變之病。因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於是月火令之時，反變而為寒病。

註此以下四節言當時善養生之道。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五常政大論篇謂之啟，啟者與陳同。據下文蕃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為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臥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考與則與之，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為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以已同
子異同
長上聲後

重平聲

夏三月。此為蕃秀。蕃茂也。陽氣浮長。故為茂。或而華秀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夏至陰氣微上。陽氣微下。故為天地氣交。陽氣結成。化成相合。故萬

物華實也。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夜臥早起。養長之氣也。無厭於日。氣不宜惰也。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長夏火土用事。怒則肝

志無怒。而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夏氣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膚腠

華者心之華。言神氣也。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夏氣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膚腠

之道也。凡此應夏氣者。所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因奉收者少。故也。蓋夏之陽氣浮長於外。至秋而收。故於內。夏失其長。秋何以收。至秋時。陰氣上升。下焦

所出之陰。與上焦所逆之陽。陰陽相搏。而為寒熱之陰瘧也。夫陽氣發原於下焦。陰藏春生於上。夏長於

外。秋收於內。冬藏於下。今夏逆於上。秋無以收。收機有礙。則冬無所藏。陽不歸原。是根氣已損。至冬時。寒

水當令。無陽熱。溫配。故冬時為病。甚危險也。有云。逆夏氣。則暑氣傷心。至秋成痲瘧。此亦邪氣伏藏於

上。與陽氣不收之義相同。但四時皆論藏氣自逆。而不涉外淫之邪。是不當獨以夏時為暑病也。

注馬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著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即司天在

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而無厭於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即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

其持已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曰秀。曰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壽。又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於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

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

金。至秋之時。有痲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哀則暑。故夏傷于暑。秋必痲瘧也。豈不少氣以

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為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為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為容平。容。或也。萬物皆平。政實而平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寒氣上升。故天氣以急。陽氣下降。故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

雞鳴早而出。晡晏與雞俱興。與春夏使志安寧。以緩秋刑。神志安寧。以避肅殺之氣。收斂神氣。使秋

之早起少遲。所以養秋收之氣也。皆所以順秋收之氣。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凡此應秋氣者。所逆之則

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皆所以順秋收之氣。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

傷肺冬為殮泄奉藏者少故也肺屬金王於秋逆秋收之氣則傷肺矣肺傷至冬為殮泄之病因奉藏者少

收則奉藏者少至冬寒水用事陽氣下虛則水穀不化而為殮泄矣也蓋秋收而後冬藏陽藏於陰而為中焦釜底之燃以腐化水穀秋失其

註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乎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

註而明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早較春夏異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難俱興較春夏尤早

註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盜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

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

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殮泄之病正以肺為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

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

故脾濕而殮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臟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為閉藏萬物收藏閉塞而成冬也水冰地坼無擾乎陽不可煩擾以泄陽氣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早

晚起順養閉藏之氣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神氣內藏也夫腎藏志心藏神用三若字者

必待日光避寒邪也言冬令雖主閉藏而心腎之氣時相交合故曰私者心有所私得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去寒就溫養標陽也膚腠者陽氣之

外不固密則裏氣亟起以外應故無洩皮膚之陽而使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凡此應冬氣者所

急奪其根氣也此言冬令雖主深藏而標陽更宜固密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以養藏氣之道也逆

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腎屬水王於冬逆冬藏之氣則傷腎腎氣傷至春為痿厥之病因奉生

氣下逆則為厥者少故也蓋肝木生於冬水主春生之氣而養筋筋失其養則為痿生

註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

以寒而坼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衝氣可也生天通天論曰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

鶩神氣乃浮其臥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

若已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

空孔同

塞入聲

莫伸起曰

莞鬱也葉

枯也言四

時之氣不

行則草木

枯槁而不

榮

莞音蕒

葉稿同

數音朔下

同

▲本經明有痿論厥論非可以一病言然厥論則有寒厥
熱厥乃厥逆之謂豈不少氣以迎肝藏欲生之氣哉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張上節論順四時之氣而調養其神然四時順序先由天氣之和藏德不止故不下

也張上天之氣至清淨光明然明德惟藏而健運不息者也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斯成地天之泰惟天

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張外是天明而日月不明矣天德不藏則虛其清淨高明之體而乘虛邪以害

之故曰天運當以日光明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如人之陽不固密於上不衛護於外則陽氣者閉塞地氣

邪走空竅而為害矣此言天色乎地陽抱於陰然當藏德固密而不宜外張下泄者也

者冒明張陽氣者天氣也此承上文而復言天德惟藏而無運用不息之機則地氣

露不下張地氣升而為雲為霧天氣降而為雨為露雲霧不精是地氣不升也地氣不升則天氣

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張外則萬物之命不能受其施化矣不施則名木多死蓋木為萬物

之始生也上節言不交通於上下此節言不運用於四方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莞藁不榮

此復言四時之氣不應則草木不榮蓋天地之氣不和而四時之氣亦不正矣惡氣忿怒之氣也脈要精

微論曰彼秋之忿成冬之怒惡氣不發則失其勁肅嚴凜之令矣風雨不節則失其溫和明暉之政矣白

露不下則無潺蒸濕澤之濡矣四時失序雖茂木嘉禾而亦不能榮秀也按歲運四之氣大暑立秋處

暑白露乃大陰濕土主氣蓋濕熱之氣上蒸而後清涼之露下降故曰惡氣不發者言秋冬之令不時也

風雨不節者言春夏之氣不正也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張賊風

白露不下者言長夏之氣不化也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張賊風

陽氣不正而太過也暴雨數起陰氣不正而偏勝也此總結上文而言天地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

四時不相保其陰陽和平而又失其修養之道則未央而有絕滅之患矣

物不失生氣不竭張惟聖人能順天地四時之不和而修養其神氣故無奇暴之害夫萬物有自然之生

生之道外順不正之時與萬物不失其自燃而生氣不絕也○朱濟公曰張空孔同塞入聲莞於達

此即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義此言萬物之有生氣後言萬物之有根本張切藁稿同數音朔下同

淨至光明似可充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下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

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淨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

此二句乃借人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目不明諸竅皆塞後世止以目論者蓋泥于日月二字而以不

考大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下降轉為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昏冒而天無以開之

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于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

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五帝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盛唯是乖惡之

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節白露不能下降而堯禱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

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為吾人者夫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

降俱乘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

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身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

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

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此論陰陽之氣隨時出入逆則四時所主之藏且病於內也少陽主春生之氣春

內洞矣太陰主秋收之氣天陰不收則肺葉熱焦而脈滿矣少陰主冬藏之氣少陰不藏則腎氣虛而獨

沉矣首論所奉者少而所生之藏受病此論四時之氣逆而四時所主之藏氣亦自病焉濟公曰少陽

心厥陰中見之化故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

肝為乙木肝與胆為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

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瘵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

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為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洞

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

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金欲收之氣而無痲瘵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為瘵泄者何哉蓋

不能盡養收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手太陰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于病

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瘵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

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沉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

萬物之根本春夏之時陽或於外而虛於內秋冬之時陰或於外而虛於內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而培養也。揚君舉問曰上節言秋冬之時陰主收藏此復言秋冬之時陰或於外陰陽之道有二義與曰天為陽地為陰天包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陰陽二氣皆從地而出復收藏于地中故曰未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所謂陰主收藏者收藏所出之陽氣也。故與

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萬物同歸於生長之門。濟公曰陰陽出入故謂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

真矣。根者如樹之有根本者如樹之有幹真者如草木之有性命也。逆春氣則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

則災害生逆之則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言天地之陰陽四時化生萬物有始有終有生有死如逆之則災害生從

能修行其道積精全神而使壽歲天地無有終時愚者止於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

佩服而不能修為是知而不能行者不可謂得道之聖賢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

反順為逆是謂內格。上節言天地四時之陰陽有順逆死生之道此復言吾身中之陰陽亦有順逆死

是以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所謂順之者陰陽相合五氣相生東方肝木而生南方心火火生脾土土生肺

也。逆行也。金生水水生肝木五藏相通移皆有次若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藏相生之氣而反

也。逆行也。金生水水生肝木五藏相通移皆有次若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藏相生之氣而反

也。逆行也。金生水水生肝木五藏相通移皆有次若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藏相生之氣而反

也。逆行也。金生水水生肝木五藏相通移皆有次若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藏相生之氣而反

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痰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之至豈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

而穿井闢而鑄兵不亦晚乎金匱玉函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

治也若五藏之氣已亂而五藏之病已成然後治之是猶渴而穿井戰而鑄兵無濟於事矣按此篇以天

地之陰陽四時順養吾身中之陰陽五藏蓋五藏以應五行四時之氣者也玉版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

氣相生而順行也逆者五藏四時之氣相勝而逆行也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

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名為篇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言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

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

而生會篇謂衛氣出于下焦又謂濁者為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

而直行于手足六陽經夜行于手足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語是也又如營

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

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脈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

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清者為營是也但陰氣

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陽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互書大義當以營字為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為營衛則營衛二氣之取義者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曰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其義曉然矣愚嘗思本篇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痺論有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二氣至精之義也然二氣均為人之所重而本篇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得此陽氣以自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反是馬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者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諄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當以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參看為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閉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凡人有生受氣于天故通乎天者乃所生之本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生之本本乎陰陽也是以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地氣之九州人氣之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骨節也兩手兩足各三大節合小節之交共三百六十五會靈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五音人有五藏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蓋節乃神氣之所遊行故應天之歲月脈乃血液之所流注故應地之經水九竅乃藏氣之所出入五藏乃陰陽二氣之所含藏故皆通乎天氣此篇論陰陽二氣與天氣相通故曰地之九州人之五藏天為陽是以先論陽而後論陰也朱濟公曰天乙生水氣乃坎中之滿也曰自古者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言自上古天真所生之氣也本乎陰陽者天真之有陰有陽也

此壽命之本也 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故曰其生五地之五行上應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其氣三三人而為病矣夫人稟五行之氣而生犯此五行之氣而死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有如水之所以載舟而亦罷覆舟故曰此壽命之本也 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 生氣通乎天是以蒼天之氣清淨則人身之陽氣外固雖有賊邪勿能為害此因四時之序而能調養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墜肌肉衛氣散解此者也故聖人傳運其精神餐服蒼天之清氣以通吾之神明 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墜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 逆蒼天清淨之氣則九竅內閉肌膚外墜衛外之陽氣散解此不能順

謂自傷氣之削也 逆蒼天清淨之氣則九竅內閉肌膚外墜衛外之陽氣散解此不能順

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

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數音朔

上章言天地四時之氣不正而聖人猶能調養此言

蒼天之氣清淨而磨

人夫之故謂自傷

陽氣者太陽也太陽

謂自傷

謂自傷

謂自傷

陰之君火而主日故曰若天與日莫神超曰此節靈樞照應以之開闢太陽主表主開而本于下焦之寒水故欲從樞而後出也太陽之氣上合心神而外浮故曰神氣乃浮

註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為人氣。即稟蒼天之氣而生者。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眾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上下四方。為六合。其氣之在也。者曰九州。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心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一。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為氣者三。王註以為天氣。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天論至真要大論等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清淨者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時以運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此身之精氣。服蒼天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註上節言順蒼

吾身之陽。此復言人之陽氣。又當如天與日焉。若失其所居之位。所運之機。則短折其壽。而不能彰著矣。夫天氣清淨光明者。也。然明德惟藏。而健運不息。故天運當以日光明。天之藏德不下。故人之陽氣亦因而居上天之交通。表彰於六合九州。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夫陽氣生於至陰。由樞轉之外。故人之陽氣。所以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夫陽氣生於至陰。由樞轉

皮毛氣分。是故因於寒。而吾身之陽氣。當如運樞以外應。陽氣司表。邪客在門。故起居如驚。而神氣乃浮。出以應之神氣。神藏之陽氣也。○莫仲超曰。按傷寒始傷皮毛。氣分得陽氣。以化熱。熱難或不死。此能運樞而外應者也。如太陽病發熱。頭疼。脈反沉。當救其裏。此神氣不能運浮於外。故急用乾薑附子。以救在裏之陽氣。而外出焉。夫在天陰寒之邪。藉吾身之陽氣。以對待。故因於寒者。欲其陽氣如此。而出所謂陽

因於上衛。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註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傷外。故汗出。故心煩。肺乃心之蓋。故煩則喘喝也。如不煩而靜。此邪仍在氣分。而氣傷神氣虛。故多言也。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兩陽相搏。故體若燔炭。陽熱之邪。得吾身之陰液。而解。故汗出乃散也。按傷寒論曰。病常自汗出者。此衛氣不和也。復發其汗。榮衛和。則因於濕。首如裹。愈。故因於暑。而汗出者。暑傷陽。而衛氣不和也。汗出而散者。得榮衛和。而汗出乃解也。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緘短。小筋弛長。緘短為拘。弛長為痿。

註此言濕傷陽氣。而見證之如此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因而上者也。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陰病者。下行

極而上陰濕之邪上干陽氣而冒明故首如果也濕傷陽氣則因陽而化熱矣陽氣者柔則養筋陽氣傷而不能榮養於筋故大筋燥短小筋弛長蓋大筋連於骨節之內故熱驚而燥短小筋絡於骨肉之外故因濕而弛長短則縮急而為拘攣長則放縱

因於氣為腫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此總結上文而言因外而為痿棄此言寒暑濕邪傷人陽氣者如此因於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則榮血泣而為腫矣四維相代陽氣者以四支之陽交相代謝而陽氣乃竭也○朱濟公曰四維四時也至真要論曰謹按四維之本氣為邪傷是以四支之陽交相代謝而陽氣乃竭也○朱濟公曰四維四時也至真要論曰謹按四維之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蓋手足三陽之氣旺於四時有或有衰如四時之代謝故曰四維相代也又問曰六淫之邪止言三氣者何也曰六氣生於五行暑熱總屬於火陽氣與衛氣各有分別風傷衛而兼傷陽故另提曰風客淫氣經曰燥此節分截似當以寒暑淫各為一節殊不知本篇所重在陽氣勝則乾燥淫之邪傷人血液而不傷氣故凡本篇有陽氣者當提為各節起語凡每節本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即靈樞禁服篇

謂衛氣為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邪氣而為病也

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折天而不乾夫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夫其所而不能衛外以折天而不乾夫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夫其所而不能衛外以

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營衛生會篇痺論等篇及本篇篇名之下▼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開闢其戶戶不為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為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張潔古云動而得之深堂大廡中得之者名為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太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遇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是人農夫于日中勞形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間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傷肺氣蒼木白虎湯涼藥主之玉機微義斷云按此篇中暑即仲景所謂暈也此只作暑熱分之可見有陰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變病有陰寒所迫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是人農夫于日中勞形得之者名曰中熱冬月中熱為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藥東垣施用諒不如此必有若益氣湯設例惜乎無傳其中熱一例雖云蒼木白虎湯而又當處以清暑益氣之法且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中暑證亦有于違暑中靜而得者天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變亦異治之者豈得無變法哉▼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

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丹谿滑伯仁疑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為上文因于寒之脫簡以為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熱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木通澤瀉茯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尤為便益蓋難經以暑傷心者為正經自病要知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唯暑為能傷心如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唯心與小腸為表裏今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滲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損矣此朱滑二氏所以不免于致疑者皆不知考熱論之義耳余嘗註難經正義并載此義于四十九難中暑之下因于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醴酪所致也其血氣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裏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為熱而不能除却天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較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為秋時所感也因于氣證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泛溢于四肢而為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肉筋氣散解者是也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 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

止 此言煩勞而傷其陽氣也按全匱要略云勞之為病其脈大手足煩春夏秋冬陰寒精自出酸

之陽氣因而收藏夏則陽氣張浮於外故益虛而煎厥也精氣虛故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也勝

脫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而又屬太陽之府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傷則壞其府矣潰漏也言其州都之

其陰寒精出而不可止也

形 搖瀟瀟精神氣張弛于外精氣竭絕于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強支者及延積于夏暑熱令行使人煎迫而厥逆矣按脈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恭看何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真汨汨

汨汨乎不可止者都所以坊水潰潰壞貌汨汨流貌蓋言疾勢不可遏也據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

居暴卒頃受陽和又云精絕則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脈解篇則又關肝經喜怒是乃肝腎諸

病也

病也

亮音鬱詩
小舟有苑
者柳亦註
為鬱
沮子魚切
理作和反
痛方味反
高當作膏
染當作采
丁後世作
行
鼓織加反

神者水穀
之精氣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苑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此因怒而傷其陽氣也。陽氣者。通會於皮膚腠理之間。天怒則

氣上逆。而形中之氣絕。其旋轉之機矣。苑。貌血隨氣行。而茂於上矣。薄。迫也。氣血並逆。而使人迫厥也。

陽氣者。柔主養筋。血脈者。所以濡筋骨。和關節者也。陽氣上。而血逆於上。則有傷於筋矣。筋傷。而弛縱。則

四體有若不容我所用也。前節論外。因而傷。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痲痺。高梁之變。足生大

疔。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鼓。鬱乃痲。沮。濕也。痲。小瘡也。痲。如疹之類。鼓。面鼻赤瘰也。此言陽氣者。外衝於皮膚。充塞於四體。若天氣之運用於六合九州之外。

而為陰之固也。如汗出而止。半身沮濕者。是陽氣虛。而不能充身。偏澤必有偏枯之患矣。如汗出見濕。濕

熱。鬱於皮膚之間。則生痲痺矣。高梁厚味也。厚味傷形。氣傷於味。形氣傷則肌腠虛矣。高梁所變之熱毒。

逆於肉理。而多生大疔。蓋皮膚虛。而熱毒乘之。有如持虛之器。而受之也。勞汗當風。寒濕薄於皮膚之間。

則為鼓。為痲矣。夫鼓與痲。乃血滯於膚表之輕證。蓋言陽氣外衝於皮膚之間。為邪所薄。則浸滲於皮

毛之血。而為病矣。故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者。言陽氣之若天與日。宜普徧於九州也。乃生痲痺。寒薄為

鼓者。言陽氣之外衝。而在於皮毛之間也。高梁之變。足生大疔者。言陽氣之通會於腠理也。○朱濟公曰。

經云。微者衝氣。疎則其膚空。又曰。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夫形食味。形氣虛。則高梁之味。毒乘之。故曰受如持虛。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鼓。痲諸證也。陽氣者。貴于清淨。若大怒

而不清淨。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于心胸之間。奇病論岐伯曰。抱之絡脈絕。亦阻絕之義。

非斷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下上。而厥逆矣。然而

此因怒而傷其陽氣也

通會於皮膚腠理之間

天怒則氣血並逆

而使人迫厥也

有傷於筋矣

筋傷而弛縱

則四體有若不容

我所用也

前節論外因而傷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汗出見濕乃生痲痺

高梁之變足生大疔

受如持虛勞汗當風

寒薄為鼓鬱乃痲

此因怒而傷其陽氣也

通會於皮膚腠理之間

天怒則氣血並逆

而使人迫厥也

有傷於筋矣

筋傷而弛縱

則四體有若不容

我所用也

前節論外因而傷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汗出見濕乃生痲痺

高梁之變足生大疔

受如持虛勞汗當風

寒薄為鼓鬱乃痲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承上文而言。陽氣者。內養五藏之神。出而榮養筋骨。匪則通會於肌腠。外

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陽氣者。水穀之精也。故先養於五藏之神。柔者。少陽初生

之氣也。初出之微陽。而榮養於筋。是以少陽之主筋也。○莫子晉問曰。首論神氣。本於天真矣。又屬五味

刺。鬱久則為痲。較。較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俗云粉

生大疔。足之為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又人于勞

苦。汗出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薄。玄。文府之中。始則為鼓。俗云粉

上氣言陽氣之不得從闔而閉致邪入陷于經俞此言穴俞固閉則邪止在氣分而為風痲陰陽俱當固密者也

皮毛曰未肌腠曰外邪在肌腠則入于俞如邪在太陽雖陷于肌腠而不入于俞也

俞音庶
在肌腠絡脈曰形皮毛肌腠皆陽氣之所舍

之所生養曰精氣神皆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之神氣又藉後天水穀之精也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

脈為癭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開者一日而主外闔者一而收引也如失

其開闔之機則寒氣從而內薄矣背為陽陽虛則寒邪痺閉於背而形體為之俯僂金匱所謂痺使背行

是也如陽虛不能為榮血之衝邪陷於脈中而為痺留連於肉腠之間金匱所謂馬刀使癭是也如經俞

之氣化虛薄則傳入於內而干及藏神矣心主脈神傷則恐懼自失肝主血故其病發驚駭也金匱要略

云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困邪入於經俞故內干藏氣也如邪逆於肉理氣分而陰陽不和則生癰腫

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於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此言陽氣不固致邪薄於所養之筋

而為僂內及於所養之神而為驚為畏重陽氣之外街也濟公曰外街者首重皮毛皮毛不固則入於

肉理脈絡矣莫子晉曰高梁之變逆於肉理乃生大疔外淫之邪逆於肉理乃生癰腫皮毛肉理皆

陽氣之所主故曰清淨則肉腠閉拒邪弗能害如肌腠固密即邪傷皮毛止不過痲痺之輕疾耳

未盡形弱而氣燥穴俞以閉發為風痲此言表氣與邪氣逆陷於肌腠之間而為癭也肺主皮毛魄汗

於其間寒邪在表則隨陽而化熱故氣燥也邪雖陷於肌腠而表氣不入於經是以穴俞以閉風痲但熱

不寒之癭也表陽之邪與衝氣相遇則發熱也夫表氣者太陽之氣也肌腠之氣者五臟元真之氣也金

匱要略曰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又曰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

應蓋三焦之氣通腠理太陽之氣主皮毛是以表氣邪氣陷入於肌腠則傷元真之氣而太陽之氣仍在

外也如肌腠之邪留而不去則轉入於經俞蓋五藏經氣之相合也此節論表氣實而肌氣虛是以表

氣同邪並陷於肌腠之間太陽之氣與五藏之經不相合故穴俞以閉也此註當與傷寒論註疏合看故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此重調養元真之氣而

暑始傷於皮毛風邪直透於肌腠風者善行而數變入於肌腠則及經脈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偏枯

或成積聚或入府而生或干藏而死邪氣淫佚不可勝論故曰風者百病之始也人能順蒼天清淨之氣

而調攝其元神則肉腠固密雖有大風苛毒勿能害之此因四時之序而能順養者也夫肌腠之氣乃五

藏之元真故宜順四時五行之氣而調養要略云若使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

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

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於肌腠又當固密其元真也

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勿為故陽蓄積病

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

病久者邪留而不去也傳者始傷皮毛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

一呼一吸
有開有闔
一晝一夜
有開有闔

募原藏府化者或化而為寒或化而為熱或化而為燥結或化而為濕瀉蓋天有六淫之邪而吾身有六氣之化也久而傳化則上下陰陽不相交并雖有良工不能為已故病在陽分而蓄積至死者以其病久而傳化也故病在陽分而良工當亟助陽氣以隔拒其邪勿使其傳化隔者當瀉却其邪更勿使其留而不去也若不急用此正治之法皆粗工之敗乃事也

經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傷為善畏為驚駭為癱腫為風瘧為腦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入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養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憊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脈中則發為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留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此非并榮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穴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

肝

肝言金匱真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或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癱腫之疾矣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燥乃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為風瘧之疾也

論

論言瘧之為證不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發也必陽氣清靜則內馬志意自治外馬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不下下不降而不能相并以為和雖有良醫弗能為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于內其病久欠當死斯時也且當成瀉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為粗

故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酉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露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骨

骨無見露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故且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夕則人氣始衰夜半人氣入藏是故暮而收斂其氣隔拒其邪無擾筋骨無煩勞也無見露露宜清淨也若反此而欲如三時之動作則形體乃為邪所困薄矣

氣

氣門主府也三時平旦日中日西也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衛氣行篇伯高曰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于陰即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六

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天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陽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小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腸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足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少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陽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明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胃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經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手

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

行足少陰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即上行于頭。復合于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隆者成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衛生會篇義同。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已拒虛邪。無須投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為。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則陽氣不得清淨。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亟起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論其陰焉。亟起也。陰者主藏精而陰中之氣亟起。以

外應陽者。主衛外而為陰之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氣為陽。血脈為陰。陽或則狂。陽甚而陰不能勝之。則脈行急

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五藏為陰。九竅為水注之氣。乃精氣所注之門戶。如陰甚而陽不

而為陽。在內為陰也。夫藏為陰。精血為陰。氣為陽。九竅為陽。內為陰。外為陽。五藏主藏精者。也。膀胱者。州

都之官。精液藏焉。表陽之氣。生於膀胱之精水。肌腠之氣。乃五藏之元真。是陽氣生於陰精也。故曰生之

本。本於陰。陽陰者。藏精而起亟也。下經云。陽予之正。陰為之主。蓋陽氣出而衛。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

外。內則歸陰。一晝一夜。有間。有聞。如四時寒暑之往來。是為陰陽之和平也。

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陳敷布也。陽氣者。養筋。陰氣

氣為陽。血為陰。聖人能敷陳其陰陽和平。而筋脈骨髓氣血皆和。順堅固矣。內為陰。外為陽。如是。則外內

之陰陽調和。而邪勿能害。精氣注於耳。神氣注於目。邪不外淫。則陰氣內固。是能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也。

本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又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惟聖人敷陳其陰陽。使升降出入。內外調和。是以氣立如故也。

息。則氣立孤危。惟聖人敷陳其陰陽。使升降出入。內外調和。是以氣立如故也。

此伯形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為用。而偏勝者。應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

隨之而起矣。夫是之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

表營行脈中而五臟主于裏其義又未始不相須也。是以為聖人者陳示營衛臟腑分為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外為筋在中為脈在內為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目聰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為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註此復申明陽者衛外而為陰之固也風為陽邪客於膚表則淫傷於氣矣。陽氣傷則陰寒精自出矣風木之邪因動肝氣肝主藏血肝氣受邪則傷

其血矣。此言陽為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游為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

陰藏精血之固。因而言陽氣傷而不能為陰之固致精血有傷而復飽食強力故見證之如此也。夫肝主血而主筋氣

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邪傷肝而復飽食不能淫散其食氣而筋脈橫解於下矣食氣留滯則濕熱之

通調肺主周身之氣氣為邪傷而復大飲則水津不能四布而氣反逆矣夫精已亡而復強用其力是更

傷其腎氣矣。高骨腰高之骨腰者腎之府高骨壞而不能動搖腎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

將德矣。此言外淫之邪傷人陽氣復因飲食勞傷而更傷其陰也。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聖度。

於陽焉。蓋陽密則邪不外淫而精不外絕矣。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聖度。

矣無煩勞則陽不外張而精不外絕矣。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聖度。

平而後能升降出入如兩者不和有若乎惟生升而無收降惟閉藏而無浮長矣故必因而和之是謂聖

人調養之法度此復結陽氣之有開有闔惟聖人能陳陰陽而內外調和也。張二中曰丹書云一陰一

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故聖人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和合陰陽之道以平四時之氣者也。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復結風客淫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

氣精乃亡也。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慎則為腸病為肺病為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

註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慎則為腸病為肺病為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

百病之長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感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

亡。然邪之所傷何臟為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氣傷肝為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

起居皆當慎矣。苟思所食太飽至于腸胃填滿筋脈橫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游精漸出肛門而為痔。蓋

以人之腸胃筋脈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於

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皆有矣。蓋肺為五臟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為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

官因而過于強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從茲而壞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

腰間命門穴上有骨高起者寸餘。何以見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秘密而不

則為五經五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張所謂

藏之勝者如春時之西南風長夏之北風冬之南風夏之西風秋之東風此得四時所勝之氣而不為脈

所觸蓋五臟因時而旺能勝其所不勝也上節言八風發邪所勝之風而尅賊所不勝之時也此言

不得四時之勝者得四時所勝之氣而能勝所張按春勝長夏五句

不勝也邪風也以上皆論四時不正之風氣張又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風能傷五臟四時以傷其所勝者張又見六節藏象論

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八風論有心風脾風肝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

之所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特

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之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秋主金冬主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勝冬勝夏勝秋勝春耳彼五臟受八風之病者亦

以其相勝故早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人從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

凶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任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

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

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

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脊筋其氣主為寒風從東北

張所謂

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

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為土病在脾俞在脊張此言四時之正氣而亦能為五臟經俞在病也五運行

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是以先言風氣之傷五臟而後言五臟之氣

稟於五方五氣而生也俞者經氣之所注也首言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臟發病者言天之陽邪始傷

陽氣由氣而經由經而藏也此言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故春氣者病在頭五藏之氣而為病

春時陽氣上升而高生其風氣在上故病在頭夏時陽氣外散而風氣在下故病在藏

也肝俞在頸項而春病在頭者春氣生升陽氣在上也故病在氣者病在頭病在經者別下項也是以下

文之有病在氣者有病在經者有病在藏者有病在頭病在經者別下項也是以下

內出入者分別藏氣。夏氣者病在藏。夏時陽氣發越在外，藏氣內虛，故風氣乘虛而內薄。秋氣者病在肩背。秋氣降收，不能主

經俞之有虛實也。冬氣者病在四支。四支為諸陽之本，冬氣內藏，陽虛於外，故病在四支也。以上論故春善病

入於俞也。所謂善病者，言五藏之經俞在外，風傷肌腠，則易入。仲夏善病胸脇。心之經俞在胸脇也。朱

所見之證者何也？曰：上下三節反覆辨論，藏氣經俞之有外內出入，故曰有病在頭者有病在藏者，有病

在肩背胸脇者而皆不言病也。至於秋，秋風在頭，故善病鼻衄。仲夏善病胸脇。心之經俞在胸脇也。朱

為洞泄寒中然總。長夏善病洞泄寒中。夏時陽氣在外，裏氣虛寒，長夏濕土主氣，風入於經，俞即內薄

不重在論病也。為寒。秋善病風瘧。秋時陽氣內收，陰氣外出，瘧論云：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風入於經，即欲內薄

中也。秋善病風瘧。秋時陽氣內收，陰氣外出，瘧論云：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風入於經，即欲內薄

為洞泄寒中在外內之間。冬善病痺厥。四支為諸陽之本，冬時陽氣下藏，經氣外虛，風入於經，故手足

邪正相搏，則為風瘧也。冬善病痺厥。四支為諸陽之本，冬時陽氣下藏，經氣外虛，風入於經，故手足

上論經絡為病。故冬不按蹻，春不軌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

厥。飧泄而汗出也。此覆申明陽氣者，街外而為經俞之固也。按蹻者，按摩導引，引陽氣之通暢於四支

病矣。春病在頭，邪熱而迫於經者，軌衄別出下項，則無以奉春生夏長之氣，是以有軌衄頭項之經

是主脾所生病者，滄泄是主肺所生病者，肩背痛所生者，經脈為病也。又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病。風入於經，俞也。此復言陽氣固密者，四時無經俞之病也。復曰：飧泄而汗出也，此復甚言其陽氣元真之氣，必不使邪傷經脈病在內而為飧泄也。亦不使邪傷陽氣病在外而汗出也。此復甚言其陽氣之不可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脈法也。神氣血脈故精乃生身之本，能藏其精，則血氣內固，邪不外侵，故春不溫病，夏不浮長，則暑氣決藏，至秋成風瘧。陰陽開闔生長收藏，此乃平人之脈法也。夫血脈生於陰精，此篇論經脈之道，故曰精者，身之本也。此平人之脈法也。

法之脈

此言五臟隨時為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為病也。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于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風，在臟為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

上節論天地陰陽之氣人之外內應之其腹背藏府又屬形中之陰陽也此篇論有形之經脈當東春無形之氣以衛之

一日之中亦有四時人之陰陽出入一日之中而亦有四時也故平人之脈法而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此篇始論經脈之道經脈內連藏府外絡形身應平人脈法人之形身藏府以應天之陰陽夫人之始生也負陽而抱陰是以背為陽腹為陰督脈循於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脈循於腹統任一身之陰也夫外為陽而有腹背之陰陽者陽中有陰陽也內為陰而有藏府之陰陽也肝心肺脾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經脈生於地之五者陰中有陰陽也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冬病在腎腎為陰中之陰故冬病在陰夏病在心心為陽中之陽故夏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病在陽春病在肝肝為陰中之陽故春病在陰秋病在肺肺為陽中之陰故秋病在陽鍼石所以治經脈者也故當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皆視其五藏之經俞所在而施治之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王氏曰心為陽藏位處上焦以藏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為陽中之陽肺為陰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之陰腎為陰藏位處中焦以太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靈樞經曰心為牡藏肺為牡藏脾為北藏肝為牡藏脾為北藏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授受也蓋藏府之經脈為牡藏脾為北藏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

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之陽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雞鳴至平

也合夜至雞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雞鳴至平

且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為陽在內為陰

言人身之前後分陰陽則在背為陽在腹為陰言人身之臟腑分陰陽則在腑為陽在內為陰

何也為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

五藏受四時五行之氣而生比精合藏肝雌雄輸應于十二經脈五藏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為血此篇論藏府之血脈故曰藏精于肝又曰精者身之主也蓋精乃水穀之精微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其音臊音嗇

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于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于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為施鍼石耳用藥亦然故背為陽心肺居焉上附于背為陽然心為牡臟為陽中之陽肺為牝臟為陽中之陰腹為陰脾肝腎皆居焉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于腹故皆為陰然腎為牝臟為陰中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知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帝言人之五藏應天之陰陽四時而五藏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

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天是五方氣色入通於藏以養五藏之精肝之精氣開竅於目而復通乎天氣

也其病發驚駭春時陽氣上升故其病亦其味酸其類草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肝其畜雞易曰

雞東方其穀麥春時陽氣上升故其病亦其味酸其類草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肝其畜雞易曰

木畜也其穀麥春時陽氣上升故其病亦其味酸其類草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肝其畜雞易曰

春氣在頭也春氣上升春風在上春病在頭者同氣相感也與別其音角應在春其數八成數

也是以知病之在筋也肝主筋故病在筋夫五音五數應天之氣也皮肉筋骨應地之有形也以天之

有差別者言天地陰陽之氣互相交感也其下四方言天之氣色通乎五藏之陰也是以東方丈義與下文少

藏之氣地之五味五行五穀五畜以應皮肉脈骨之有形此皆陰陽變換之道其真臊木變則為臊

月令作臊與臊同此以下五節言五臟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曰精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

甲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為木故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為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

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曰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為草木也易曰巽為雞陰陽應象大

故應四時之星當為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為角蓋

以角者木音也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

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二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凡是三管皆木

也五音以其數五。五土之生數也。純居五。其臭香。氣因土變。前為香。

中央戊巳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于脾。而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性安靜。而統貫四臟。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為鎮星。故脾應四時。當為鎮星也。鎮星二十八。一年一周天。脾在體為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鐘為濁宮。林鐘為清宮。以林鐘當六月管也。五音以宮為主。律呂初起于黃鐘。為濁宮。林鐘為清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為香。故其具香。脾之所致受者如此。

西方色白。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肺屬金。故受西方之白色。故病在肩。秋氣者病。其味辛。其類金。金曰從革。其畜馬。乾為馬。肺屬乾金。而主天。其穀稻。稻色白。而秋成。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金之精氣上。六十五日。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肺主皮毛。故其音商。商主西。其數九。金之成。其臭腥。氣因金變。一周天。是以前為香。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于肺。而外則開竅于鼻。肺主氣。鼻通氣。故開竅于鼻。其精則仍藏之于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懸于背脊。為胸中之腑。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為金。乾為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為商。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大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宮。大蕤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凡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凡氣受金變。則為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北方色黑。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腎屬水。故受北方之黑色。腎在下。故開竅於二陰。夫藏真於藏。以養五藏之精。而藏氣復外通於九竅。其真經藏於內也。故病在竅。肉之大會曰谷。肉之小會曰絡。下經曰絡。谷屬骨。皆有所起。之分。其味鹹。其類水。水曰潤下。其畜豕。豕乃小分之肉。連於筋骨之間。是腎主骨。而絡乃谷氣所生。肉也。其味鹹。其類水。潤下作鹹。其畜豕。黑而屬亥。其穀豆。豆色黑。而性沈。其應四時。上為辰星。

洪兆璜曰
仙人為平
之人伏也
冬氣伏藏
故駱為之
病

真氣為陽
血為陰

水之精氣上為辰星三
百六十五日一周天
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腎主骨故知病在骨下經云肝生筋心生血脾生肉肺生皮毛腎生骨是筋骨皮肉五藏之所生而為病也上經云

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
氣者病在四肢是頭藏肩背筋骨乃藏氣之為病也其音羽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於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即大
小便五常政火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于腎耳水精之氣其
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絡水之流注在絡故病在坎故其畜彘者
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為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彘者
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鐘枯洗所生三分減
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呂
實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四分凡是三管皆水氣應之天一以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
云其臭朽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為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
此總結經脈之道生
合於五方五行陰陽六氣表裏循環有順有逆善為脈者藏之心意合於精神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不可以言語相傳故曰非其真勿授是謂得脈之道者也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
是謂得道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故非學道之人勿教非真識之人勿傳至真之言猶藏之金匱而庸
則伐其本壞其真論氣則曰自古通天者生之
本論血脈則曰精者身之本此平人之脈法也
及陰陽表裏雌雄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于精微之內彼非可教則不輕教此非真言則不輕
道是謂得正
道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第五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於脗脈察色治瘥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久服寒苦之味。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此陰陽反作。病之從逆也。

註 則反化火矣。寒氣下疑。故生濁陰。熱氣上散。故生清陽。如清氣在下。則反上而下降。故生飧泄。濁氣在上。是

反下而上。疑故生腹脹。此吾身之陰陽。反作氣之逆從。而為病也。此論陰陽之體位。各有上下。

註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為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

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為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

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於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

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於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

殺非殺。殺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枝正

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為長。以乾為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

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為熱。如

傷寒而反為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為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

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

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腹脹。蓋有升而無降也。

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為逆也。反是則為從矣。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為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為在下。在上生病。口氣

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註 此承上文而言。陰陽之位。各有

後雲行雨施。而化生萬物也。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雖在下。而地氣上升。為雲。天雖在上。而天氣下降。為

雨。天由雲而後有雨。是雨雖天降。而實本地氣所升之雲。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是雲雖

地升。而實本乎天氣所降之雨。故雲出天氣。此陰陽交互之道也。而人亦應之。此篇言天地之。故清陽出

陰陽與人之陰陽相合。是以一節言天地。陰陽水火。一節言清濁藏府。精形。以天人相間而言。故清陽出

上竅。濁陰出下竅。**註** 竅。人之清陽本乎天。而出上竅。人之濁陰本乎地。而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註** 張

腠者。三焦通會。真元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言清陽之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四支為諸陽之

內之膝理此言充實於四旁蓋陽氣者若天與日位居尊高而運用於六合九州之外內者也

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為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為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為天也積陰為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為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為雲

張子正蒙云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為雨正蒙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

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氣以為合一之妙者如此

後陰之為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如清濁之類

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臟以五臟主裏為陰也指物類陰氣若物之形質入于五臟受化物而不藏實于四肢以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如指物之氣凡濁陰之物歸于六腑以六腑受化物而不藏也

云清陽發腠理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腑濁之濁者也

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為指人身辛甘發散為陽二句牽屬成文不玩此節上文天地陰陽雲雨之義也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濁陰下降故為味蓋以水性炎上故為陽清陽上升故為氣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

精歸於精食氣形食味

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又天元紀天論亦云然故水為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為陽而凡物之成于火者

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為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為精之母故精歸于化耳所謂形歸氣也以氣生此形也氣為形之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氣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未四句明上文中之四句也其曰陽為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氣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未四句明上文中之四句也其曰陽為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夫形食味精食氣如飲食之精化為氣氣傷於味
精化為氣精為元氣之本氣乃精之化也形
氣傷於味食味而味歸形味傷形則及於氣

矣此節論飲食之陰陽而養此形味
以生精氣之陰陽而養此形味
矣此節論飲食之陰陽而養此形味

過通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通所以傷此精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

及下文肝經在味為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通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嘗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為氣豈不但氣之能

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而精必化為氣豈不但氣之能

氣乎左傳晉屠蒯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為氣氣傷于味又嘗由此推之彼人之形獨不能傷人之

陰味出下竅王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
陽氣出上竅王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

為陽之陰味為陰而味厚者為純陰薄者為陰中之陽氣為陽而氣厚
味厚者為陰薄者為陰之陽
氣厚者為陽薄者為陰之陽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二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氣寒味甘 滑石氣寒味辛 瞿麥氣平味甘 車前子氣寒味甘 燈心草氣平味甘 五味子氣寒味酸 桑白皮氣寒味苦 天門冬氣寒味微苦 白芍藥氣微寒味酸 麥門冬氣寒味微苦 犀角氣寒味酸 烏梅氣平味酸 牡丹皮氣寒味苦 地骨皮氣寒味苦 枳殼氣寒味苦 琥珀氣平味甘 連翹氣平味甘 枳實氣寒味苦 木通氣平味甘 蔓荊子氣清味辛 川芎氣溫味甘 天麻氣平味甘 秦艽氣微溫味甘 荊芥氣溫味甘 麻黃氣溫味甘 前胡氣微寒味甘 薄荷氣溫味甘 黑附子氣熱味甘 烏頭氣熱味甘 乾薑氣熱味甘 良薑氣熱味甘 肉桂氣熱味甘 桂枝氣熱味甘 薑氣熱味甘 丁香氣溫味甘 厚朴氣溫味甘 吳茱萸氣熱味甘 茵陳氣熱味甘 白豆蔻氣熱味甘 川椒氣熱味甘 紅藍花氣溫味甘 吳茱萸氣熱味甘 茵陳氣熱味甘 辛香氣平味甘 延胡索氣溫味甘 縮砂氣溫味甘 紅藍花氣溫味甘 吳茱萸氣熱味甘 茵陳氣熱味甘 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平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氣溫味甘 人參氣溫味甘 甘草氣溫味甘 蒼朮氣溫味甘 陳皮氣溫味甘 熟地黃氣寒味甘 半夏氣微寒味甘 白朮氣溫味甘 檳榔氣溫味甘 蒼朮氣溫味甘 陳皮氣溫味甘 熟地黃皮氣溫味甘 藿香氣微溫味甘 訶子氣溫味甘 杏仁氣溫味甘 大麥蘗氣溫味甘 桃仁氣溫味甘 阿膠氣微溫味甘 蘇木氣平味甘 杏仁氣溫味甘 大麥蘗氣溫味甘 桃仁氣溫味甘 溫味甘 紫草氣寒味甘 蘇木氣平味甘 杏仁氣溫味甘 大麥蘗氣溫味甘 桃仁氣溫味甘 胡氣平味甘 羌活氣微溫味甘 桔梗氣微溫味甘 白芷氣溫味甘 升麻氣平味甘 柴胡氣平味甘 細辛氣溫味甘 枳實氣微溫味甘 白芷氣溫味甘 升麻氣平味甘 柴胡氣平味甘 鼠粘子氣平味甘 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黃氣寒味甘 黃蘗氣寒味甘 黃芩氣寒味甘 黃連氣寒味甘 石膏氣寒味辛 龍膽草氣寒味甘 生地黃氣寒味甘 知母氣寒味甘 瓜萸根氣寒味甘 茵陳氣微寒味甘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練子氣寒味苦 平香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黃氣寒味甘 黃蘗氣寒味甘 黃芩氣寒味甘 黃連氣寒味甘 石膏氣寒味辛 龍膽草氣寒味甘 生地黃氣寒味甘 知母氣寒味甘 寒味大辛 瓜萸根氣寒味甘 茵陳氣微寒味甘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練子氣寒味苦 平香

壯蠟氣微寒味鹹平 玄參氣寒味微苦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練子氣寒味苦 平香

豉氣寒味苦 地榆氣微寒味甘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頗知寒熱溫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浮沈之義則未之察故不奏効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氣味辛甘發散為陽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酸苦涌泄為陰 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

上作苦酸主收降而又屬春生之木味皆能上湧而下泄故酸苦涌泄為陰也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馬氏曰用酸苦
 則陰勝矣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寒而陽斯病也用辛甘之味至於太過則陽勝矣陽勝則吾人
 之陰分不能敵陽熱而陰斯病也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以陽勝則大熱彼陰分安得不病乎所謂陰
 勝則陽病者何也以陰勝則重寒則熱重熱則寒苦化火酸化木火服酸苦之味則反有木火之熱化
 太寒彼陽分安得不病乎化矣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陽化氣陰成形寒則陰甚故傷形熱則
 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

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夫形歸氣而氣生形陰陽形氣之相合也故氣

偏勝之為病

味陰陽寒熱

此申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

其氣之湧泄者亦為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

人身之屬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于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而言凡

陰經皆是用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大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

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

今冬感于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為溫至夏為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寒是重寒也所謂陰勝則陽病者

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凡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重陰必

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

以寒為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
 熱為陽而氣亦屬陽熱則氣散而氣斯病矣第二節云陽化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
 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
 作也然其為腫為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
 也先有是腫而後為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
 相為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按至真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
 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要或堅以所利

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此以下論天之四時五行人之五藏五氣外感動搖故風勝則動熱氣傷陰故熱勝則腫燥傷津液故燥勝則乾寒氣傷陽故神氣乃浮也濕淫所勝則脾土受傷而為濡泄之病矣風熱天之陽氣也寒燥濕天之陰氣也乃四時五行之陰陽偏勝而為病也

按六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未多甚

則水閉附腫一句附同乾音干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甚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馬凡癱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癱腫之腫與上文形傷

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溢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浮馬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馬脾胃惡濕喜燥而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泄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附腫蓋濡瀉者病之未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為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附腫較之濡泄為尤甚馬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

天為燥在地為土在天為濕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天有四時五行藏象成形者而應乎陰陽也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

悲憂恐

氣寒暑傷形

之往來五志內傷亦歸重陰陽之二氣故下文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本神篇曰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

上行則五藏之氣滿於脈而離脫於真藏之形矣此言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

寒暑傷在外形身之陰陽喜怒傷於內藏氣之陰陽也

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若喜怒不恒寒暑過度則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承上文而言天有四時

表裏陰陽俱損生何可以固久乎此總結上章之意之寒暑人有五氣之陰

陽合而論之在天陰陽之邪又由吾人之陰陽氣化也是以受天之陰邪而必陽受陽邪而必陰○王

子芳曰此篇論天之四時五行合人之五藏五氣是以有言天節有言人節有分而論者有合而論者故

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時之陰也

寒秋傷濕謂之重陰冬傷寒而春必溫秋傷濕而冬必欬嗽乃重陰而變陽病也春夏時之陽也風暑氣之

陽也春傷風而夏傷暑謂之重陽春傷風而飧泄夏傷暑而秋病痲瘧乃重陽而變陰病也夫寒邪伏藏

春時陽氣外出化寒而為溫熱也暑氣伏藏秋時陰氣外出化熱而為陰瘧也此天之陰陽又由吾身之

陰陽而變化也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故變為飧泄之陰病矣

病者下行極而上故變為欬嗽之陽證矣此四時之陰陽又由吾身之陰陽而行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

而升降也痰瘧三陰瘧也○王子芳曰故曰者引生氣篇之文以證明之也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

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悲作思皇甫士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

以脾之志為思也又按重陰必陽至末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于風四

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寒是寒暑燥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于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留連至夏當為泄瀉之證
連乃為洞悉夏傷于暑暑汗不出至秋涼風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瘧
濕則濕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為咳嗽之證故即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
之義可識矣即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之義可識矣按此事難知李東垣有冬傷于寒四篇乃以
冬行秋令等義為說是有關於時令而無關
於人事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

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蓋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

陽外內相應惟上古聖人能論理人形與天地參合是以岐伯論天之五方五氣五色五音地之五行五

味以應人之五體五藏五竅五志也六合為十二經脈之合也足太陽與足少陰為一合足少陽與足厥

陰為二合足陽明與足太陰為三合手太陽與手少陰為四合手少陽與手太陰為五合手陽明與手太

陰為六合各從其經正而相通也氣穴者經氣所注之穴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而各有定處各有

定名也谿谷者大小之分肉連於骨而生起也分部者皮之分部也皮部中之浮絡分三陰三

陽有順有逆各有條理也言天地之四時陰陽盡有經緯紀綱應人形之外內皆有表有裏也

帝問上古聖人論理人形有經脈則端絡之如靈樞骨度脈度等篇人有臟腑則別列之如靈樞經

水陽胃海論等篇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脈度等篇人有臟腑則別列之如靈樞經

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有氣穴經肉之大會為

谷小會為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骨空論等篇分部逆從各有條理

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為表裏之謂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乃東方春生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

五味故酸生肝此言內之五藏外之筋骨皮肉皆收受肝生筋筋生心

四時五行之氣味而相生故曰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也肝生筋筋生心

資生肝主目辨五色故目為肝所主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承上文而言在天之五方五氣在人之五藏五體在地之五味五行皆陰陽變化之為用也陰陽變化之

道其在天為玄玄幽遠也玄生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是以在天為六氣而在地為五行也其在人為道

脾藏。在味為甘。土之在志為思。因志而任變謂之思。脾思傷脾。五藏化五氣以生五志。用怒勝思。怒為肝志。濕傷肉。脾主肉而惡濕。風勝濕。風乃木氣。甘傷肉。形也。酸勝甘。酸乃木味。故

故能勝思。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為雨。其濕遂

和故土生甘。五臟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

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為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濕。在地五行為

帝有問。噦問噫之。異王註以噦為噎者。非。在五音為宮。在五聲為歌。在五變為噦。按靈樞口問篇

之高下。堅脆偏正。則口信為脾之竅。在五味為甘。在五志為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土而

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故在志為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

肝木主怒。為能勝思。在天為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為能勝濕。在味為甘。思太過者。則傷脾。惟

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為能勝甘。此皆木能剋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西方主秋。金之因氣而辛。生肺。因形而辛。生肺。因味而肺。生皮毛。因藏而

皮毛生腎。肺氣主於皮毛。肺主鼻。知香臭。故肺開竅於鼻。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

藏為肺。靈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人為萬物之在色為白。肺金之在音為商。西

之音輕。在聲為哭。肺志在悲。故在變動為咳。於咳而為效。在竅為鼻。鼻者肺之竅也。在味為辛。金之

在志為憂。肺精氣在於憂傷肺。過則喜勝憂。喜則氣散。故熱傷皮毛。秋令燥熱。寒勝熱。令復則

炎燥之辛傷皮毛。氣主皮毛。辛散苦勝辛。火味勝。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火。大素乃

氣消。辛傷皮毛。氣故傷皮毛。苦勝辛。火味勝。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火。大素乃

故經文以熱言者。本有大義。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

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臟。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

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燥在地五行為金在人五體為皮毛在五臟為肺在五色為白在五音為商在五變為徵在五竅為鼻在五味為辛在五志為憂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子金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為能勝之也故在志為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為能勝憂在天為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為能勝熱在味為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為能勝辛此皆火能剋金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北方生寒 故生寒 **寒生水** 形主氣而 **水生鹹** 鹹生水 **鹹生腎** 味之鹹者 **腎生骨髓** 精氣之

生骨髓生肝 腎之精髓復生肝木言五藏之相生 **腎主耳** 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 **其在天為寒** 在

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 五方生五氣五氣生五行五行生五味五味生五體五體生五藏者言人本天地

人之成象成形者皆本 在色為黑 **在音為羽** 聲有陰 **在聲為呻** 呻者伸也腎氣在下故

變動為慄 慄戰慄貌寒 **在竅為耳** 腎開竅 **在味為鹹** 水之 **在志為恐** 故慮事而為作強之官

傷腎 解則傷精明感腎也 **思慮深則處事** **寒傷血** 寒甚則血凝故慮事而為作強之官

心則曰熱傷氣在腎則曰寒傷血者何也 曰氣為陽血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心主火而為熱傷主水而為

寒是以熱傷氣而寒傷血者同氣相感也 下文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水火者陰陽之兆微也心腎為

水火陰陽之主宰故所論雖與別 **燥勝寒** 燥主秋熱之 **鹹傷血** 鹹走血過食 **甘勝鹹** 甘為土味故

藏不同而亦是本氣自傷之意 **燥勝寒** 燥主秋熱之 **鹹傷血** 鹹走血過食 **甘勝鹹** 甘為土味故

子晉問曰五方註釋曷多不同 曰陰陽之道變化無窮是以五方之經文亦少 **傷血** 按五運行大論亦曰寒

有差別愚故引經註釋各盡其義 學者引而伸之總不外乎陰陽之大道也 **傷血** 按五運行大論亦曰寒

北方主冬 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

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 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之故

五行為水在人五體為骨在五臟為腎 在五色為黑在五音為羽在五聲為呻在五變為燥在五竅為耳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恩為能勝恐在天為寒寒之過者則傷血唯燥從熱生者為能勝寒在味為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五味之甘為能勝鹹此皆土能克水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天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為男為女在體則為

氣為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在天地六合東南為左西北為右陰陽二氣於上下四旁晝夜環水火者

陰陽之兆徵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為陽水為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簡能而生萬物故曰陰在

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於內陽動於外陰陽動靜而萬物化生上文論天地陰陽之氣運

乎地之外其在人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

則陽為陰之衛也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

明以司天在泉為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為陰氣為陽

故男為陽而不專有氣且有血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為陰氣為陽

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所謂司天下謂在泉左右

者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

大陰左厥陰左間右間見太陰太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

天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

太陽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

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在泉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在泉左間右間

右太陽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

下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

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上下

位左右殊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必先也言水火之寒熱

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

子方曰上文曰體重耳目不聰明此節曰耳目是以前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

聰明身體強健又見其陰陽互相資益之妙此言治世之聖人與近世之真人至人不同壽僅可以百

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此言治世之聖人與近世之真人至人不同壽僅可以百

則外不勞形內無思想恬澹虛無則精神內守真氣從之其知道者亦歸於真人高士宗曰此節照應

首篇之聖人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精神不散亦能壽敵天地無有終時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即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

惟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為天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為天癸之始

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

以漸而高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耳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

人所同然而或強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

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則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

陰陽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為之事則為之恬淡之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于其中

▲上古天真論云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入之治身也固不至於陰陽偏勝而亦無假于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

強也此言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惟其陰陽精氣運行故能生長收藏化生萬物其在人亦當配天地

左明也左為陽而右為陰陰不足於上也地不滿東南者陰中之陽不足也故西北方陰也而人之右耳目不如

精者天之所生之水故在上為司天在下為在泉水包乎地水連于天

王子方曰俱感于邪其後知虛邪之病甚

虛是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而人身亦有左右之不足也上文言天地左右之上下此言人身上下之左右

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為上體也凡右耳目

北方陰也左耳目屬東南為陽右耳目屬西北為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

聰明也本音而南而言人左手足為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者何也亦以身象乎地

而巳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足故南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為陰左手足屬東南為陽今

地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也然此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

其精氣上升而并于上并于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故天足東南左耳目宜聰明也地不

滿東南左手足宜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于下并于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感

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耳目宜不聰明也地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頭在下手足

者俱感于邪其在上面則右耳目之病甚以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面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

東南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者為尤甚耳

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如此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為萬物之父母天有所有生之精地有所成之形天有八方

九州八方之外故能為萬物生長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

之父母又非止於上下之交并而已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

身半以上
天氣主之
身半以下
地氣主之

天有精有
氣有神

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志以養五藏之太和雖有賊邪而勿能居之矣此篇曰聖人曰賢人

謂惟腎聖能法則天地逆從陰陽恬憺虛無精神天氣通於肺肺藏屬乎乾金位居至高而主周身之

內守可使益壽無有終極之時而皆歸於真人也天氣通於肺肺藏屬乎乾金位居至高而主周身之

氣相通乎天從腰以下以象地而五藏六府九竅六經皆與天地之氣相通此復言非惟頭之上

氣相通乎天從腰以下以象地而五藏六府九竅六經皆與天地之氣相通此復言非惟頭之上

通於脾脾為土藏而主司轉運谷氣山雨氣通於腎腎為水藏雨氣六經為川六經手足三陰三

汗出于表
故曰陽之

五里據下
文當從理

嗑音益
漢史宣帝

崩昌邑王
至京師不

哭云嗑痛
即咽喉也

其咽音烟
暴氣一本

作暴風似
千雷字不

通宜從氣

字

音

環轉如川腸胃為海腸胃受感水穀如海之無所不容又胃為九竅為水注之氣
流之不息腸胃受感水穀如海之外合海水順為受感之官
地為之陰陽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亦由天氣之所化通吾身之陰陽
施故可方人之汗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逆氣象陽氣暴如雷火之發氣逆如陽熱之勝此復言
人之陰陽通乎天地天有八紀地有五理
為治不取法天地陰陽則災害至矣

注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為天其氣至
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為萬物之父母其清陽則上于天其濁氣則歸于地陰陽升降即天地之形氣相
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為之綱紀即首篇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如五運行大論黃帝問鬼
史區曰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為之綱紀即首篇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如五運行大論黃帝問鬼
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臟在人身之中乃中傍
人事而修之以養五臟通三才以善養其身非賢人不能也▲上古天真論岐伯曰腎者法則天地
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交變天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人者
可以長久然人所同于天地者不啻唯是人之五臟上通于天而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人者
靈樞憂慮無言論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俗云氣賴會厭是也此喉在前通于五臟凡聲音
之出入有會厭以為之開闔若欲食入于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是也此喉在前通于五臟凡聲音
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清者也乃于吾肺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心者肺有五臟入
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彰五臟別論亦云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者肺有五臟入
也▼人之六腑上通於咽喉咽者即嗑也吾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憂慮無言論少師曰咽利
者水穀之道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嗑此喉在後通于六腑唯咽喉為水穀之道而少師曰咽利
者水穀之道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嗑此喉在後通于六腑唯咽喉為水穀之道而少師曰咽利
五氣五臟別論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府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養五臟氣所以通于心也
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臟為肝以通于心也

音帝內經素問合卷一
卷一
二十九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靈樞經曰
邪留而不
去或有經
脈或有子
脈筋

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雨為水腎亦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于腎也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脈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為胃也胃為倉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汙小腸為受或之官大腸為傳道之官此九竅耳有九竅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其地之陰陽為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即陽之汗也陽氣者衛氣也其可名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上衝氣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半張子正蒙云陽在外正蒙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人有逆氣逆上之氣鼓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之一身通于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天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三句來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天邪氣始傷皮毛由皮毛而至於肌肉筋脈由經脈而入於藏府故如風雨之驟至而易入於內也獨言風者風為百病之長而能開發皮膚故善治者治皮毛

氣分亦可使邪從外善治者助陽氣以宣散其邪不使內入於陰也其次治肌膚邪在皮膚矣肌膚尚屬外之

解故其治之次也其次治筋脈邪在肌膚留而不去則入於經絡矣經脈內連藏府外絡形身善治也

其次治六府金匱要畧曰經絡受邪入於藏府為內所因邪入於內而又不從府解則子及於藏矣

六藏之脈屬藏絡府六府之脈屬府絡藏藏府經氣連絡相通邪入于內而又不從府解則子及於藏矣

邪在五藏經氣之間尚可救治而生如干藏則死矣故曰半死半生也夫皮膚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

外為陽內為陰府為陽藏為陰邪在陽分為易治邪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

在陰分為難治以上論為治之道當取法乎陰陽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

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天之邪氣由形層而入於裏陰故感則害人五藏水穀入胃寒濕不

足拾故感則害皮肉筋脈夫藏為陰府為陽筋脈血分為陰皮肉氣分為陽天地之邪有陰有陽水穀之氣有熱有寒而病人之形身藏府亦有陰陽之別也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天地之虛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由皮毛而入

濁者色陰
陽也

肌膚筋脈入六府入五藏其行甚速也善治者方其入皮毛時即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從肌膚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繆刺論治經絡之時下曰六腑五臟乃內府內藏也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已入深猝難為力誠半生而半死也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入于皮則腠理開則邪入于絡絡滿則注經脈經脈滿則入舍于臟腑也繆刺論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臟散于腸胃陰陽相感五臟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入極于五臟之次也上文言天氣適于肺肺為五臟之華蓋言肺則五臟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入五臟凡風寒暑濕燥火是也即上靈樞盡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于嗑由嗑而入乃六府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蓋水穀雖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人也即上憂無言論之所謂咽喉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夫邪之傷人也不同其行為至速也無異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

過用之不治此言用鍼者當取法乎陰陽也夫陰陽氣血內外左右交相貫通故善用鍼者從陰而引以表之證知裏之病觀邪正虛實之理而補瀉之見病之微萌而得其過之所在以此法用之而不致於危殆矣

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藏府則在外為表在內為裏在表為陽在裏為陰善

用鍼者知陽病必行于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于陽知陰病必行于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于

陰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蓋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

陽此乃指背腹為陰陽持一端耳然鍼法之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不止于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

人迎脈或為陽經病則瀉陽補陰氣口脈或為陰經病則瀉陰補陽瀉瀉而陰陽和亦從陰引陽從

陽引陰之法也凡人身經絡左與右同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

治裏按繆刺論以邪之入于經者為巨刺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者為繆刺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繆刺者與經脈異處也凡病之邪氣或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于危殆矣內經以人之有病為有過脈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脈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此言善診者宜審別其陰陽也夫色為陽血為陰然色有審清濁而知部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三十一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分 夫色有清明有濁暗五色之見於面也各有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金匱要畧曰息搖肩

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

聲暗暗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細而長者頭中病平脈篇曰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所苦也觀

衡規矩而知病所主觀四時所應之脈而按尺寸觀浮沉滑瀦而知病所生以治主寸主在上為陽尺

在表為陽沈為在裏為陰滑主氣為陽瀦主血為陰審察脈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夫脈有五過診無

上下表裏氣血而知病之生於陰生於陽而以法治之也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夫脈有五過診無

如經脈別論之謂據此節所言則診之為義所該者廣凡望聞切等法皆可以言診也必察其

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脈以脈者血之府也此語見脈要精微論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

在陽經復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關

也披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顛者肩也顛後者臂也

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膈乳也披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

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臑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沈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

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擊寒甚為皮不仁視其喘息聽其音聲

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聲相應則

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則無聲相應則

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脾聲歌音應宮大則無聲相應則

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

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圓也夏應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

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按其尺寸觀脈之浮沉滑瀦而知病脈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平

人氣象論言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以診諸病靈樞論疾診尺篇可以診尺知病詳見二篇中難以詳

載學者當尋釋之然此乃有病之人也及

無病者而皆診以知之則不至于有所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
張 此以下言治病者亦當取法於陰陽也夫鍼石所以治

去其儲待其衰而後已言始起
在外在陽或則在裏在陰也
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張病之始起則輕而淺
久則重而深故因

輕而發揚之因其重而少減之因其病勢少衰而彰之蓋病之成者
不可急逆經曰微者逆之或從之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也

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方知病之始起也其邪未成可即刺之而病自已已止也其邪成者可待其
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天昌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即已所謂因其病勢之輕發揚之耳即下文其
在皮者汗而發之及其成而必待其衰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也重即上文之成也至
於末後則其病勢既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中末三治之法所謂初則發
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是也治病者不知此也本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形謂形體肌肉精謂五藏之陰精夫形歸氣氣生形溫熱氣
勝者主補陽氣故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五藏主藏精者也

五味入口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故五味以補五藏之精靈樞經曰諸部脈小者血氣皆少其
陰陽形氣俱不足勿以鍼而當調以甘和之藥可也是不足者不可妄用其鍼又當溫補其氣味
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正以上文又曰味傷于形則傷于
味者亦能傷形也而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母專用味馬可也所謂獨陰不
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于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
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味母專用氣馬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
必兼以陰味之藥王註以氣為衛氣者非蓋溫之以氣以衛氣為解則補之以味豈人身亦有味乎然
氣為陽故曰溫味為陰故曰
補神聖之立身有法也如是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
人有三部在上為陽在下為陰病在胸膈之上
者因其上而發越之其在胸腹之下者因其下

而引去之其在在中者宜從內而瀉洩之其有邪者清形以為汗
清浸也古者用湯液浸漬取汗
以去其邪此言有邪之在表也其在皮

者汗而發之
邪在皮毛取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
氣之悍利者宜
散而瀉之
陽實者宜瀉之

此言病之有表裏陰
陽而治之亦有法也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
陰陽者天之道也剛柔者地之道也
也參合天地之氣者人之道也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
平治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清疾賜反
標必逆反
悍音汗
掣當作掣
導引之義

治也如感天之陽邪則當治人之陰氣陰氣感則陽熱之邪自解矣如感天之陰邪則當治人之陽氣陽氣感而陰寒之邪自散矣此邪正陰陽之各有對待而善治者之有法也定其血氣各守其鄉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實者邪氣實而虛者正氣虛也血實此即上文陰邪傷陽定其血分氣分之邪而各守其部者蓋陽邪傷氣陰邪傷血內守則邪不敢妄侵對待之意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實者邪氣實而虛者正氣虛也血實此即上文陰邪傷陽定其血分氣分之邪而各守其部者蓋陽邪傷氣陰邪傷血內守則邪不敢妄侵守其陰陽氣血使邪之不散妄傳此復言邪在血分而血實者宜行血以驅邪邪在氣分而氣虛者宜提掣陽氣以助正此又邪正對待之一法也按此篇論天地人之陰陽相應而鍼石胘治亦皆法乎陰陽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蓋陰陽之在人為男為女在身為氣為血故未結其氣血馬

也靈樞經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但今之醫工不敢言瀉而病人恐瀉之使下竭也乃濕在下宜利小便之義中滿者瀉之于內謂畜積有餘腹中脹滿當從而瀉之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噫與其瀉遲而死孰若瀉早而愈故靈樞經瀉之旨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清也蓋以邪之在皮膚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慄悍者謂邪氣慄悍疾利既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當散而瀉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以義推之使上文為中滿而此為痞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為柔為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為柔蓋陽經為府邪始感故為柔陰經為藏邪入深故為剛大義見靈樞經邪氣藏府病形篇然陽病必行于陰故陽病治陰則從陰以引于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于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于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二句相表裏凡六經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于少氣多或氣血皆少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氣血多少之義見血氣形志論靈樞五音五味及九鍼論其血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大義見靈樞禁服血絡等篇其氣虛者宜掣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于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為此與靈樞根結篇相為表裏

黃帝問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

陰陽其故何也按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皆出於地之陰出則為陽合則歸陰與天地定位日月成象

為陽月為陰其合之於人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

義相歧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陰陽

名而無形不可勝數然其要道歸於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莫子三數字俱上聲陰陽者數之

靈樞陰陽晉曰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寒暑往來陰陽出入總歸於太極一炁之所生可十數語又見五運行大論

繫日月篇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為陽地為陰而一歲之中十月象陽一月象陰

地之陰陽相應而茲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為至賾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其既

而千百而十者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為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

天之陰陽也哉▲手足三陰三陽應日月陰陽之義備載靈樞陰陽繫日月等篇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天覆地載萬物方

萬物生焉然天地之化育萬物由四時之陰陽出入而能生長收藏為萬物之終始未出地者命曰陰處言處於陰中而為陰中之陰則出地者為陽其名曰陰中之陽言從陰中所出而為陽也陽子之

正陰為主向明處曰正予我也言在地之氣乃陰中之陰故陰為主以我所主之氣而向明處欲

陰為主也是以出者為陽故曰陽予之正也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乃室之向明處也後曰太衝乃

三陽皆根起於陰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生長收藏者天之陰陽也此復言地

氣之出入可因天氣之四時而為之生長收藏此天氣陰陽離合之常理失當則天地四時陰陽之變其

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如人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手之十指為陽足之十二經脈為陰皆為

陽腹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外為陽內為陰府為陽藏為陰與三陰三陽不相應也

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靜生於陰動生於陽也

基入聲數俱上聲

地此承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天覆乎上而其氣下降之中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為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離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而萬物以生陰為主持而羣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未始失其常也

也命曰子皇極經世云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為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則數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者乎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離則為三陰一陽歧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

君聽治之位故曰聖人然人皆面南而背北左東而右西以聖人而推及於萬民也南面為陽故曰廣明背北為陰而曰太衝太衝乃陰血之原位處下焦上循背裏是以三陰以太衝為主

曰少陰為足少陰之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少陰與太陽合陽出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

陰中之陽至陰穴名在足寸指外側太陽經脈之根起於此也結交結也按靈樞根結篇曰太陽結于

太倉少陰結于廉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結于額天類大者鉗耳也少陽結于蔥籠蔥籠者耳中也太陰結于

泉太陰結于玉英中身而上名曰廣明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陽出於陰從下而上

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主中土而為陰中之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太陽與陽明合並主中

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太陽之氣在上故曰少

明在二陽之間而居中土故曰太陰之前厥陰處陰之極陰極於裏則生表出之陽故曰厥陰之表蓋以

前為陽上為陽表為陽也曰上曰前曰表者言三陽之氣也曰至陰厲兌寔陰者言三陽之經脈也手足

十二經脈主三陰三陽之氣在經脈則分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寔陰穴名在足小指次

為三陰三陽在氣相搏命曰一陰一陽耳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寔陰穴名在足小指次

氣故名陰中之少陽三陽之氣皆出於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陰陽之氣

陰故曰陰中之陽而止論足之三經也

陰三陽故有開闔樞也太陽者巨陽也為或陽之氣故主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開

開陽明合於二陽之間故主闔少陽乃初出之氣故主樞

者如尸之扉。樞者扉之轉也。舍樞不能開闔，舍闔不能轉樞。是以三經者不得相失也。開主外，闔主內，入樞主內外之間。若搏於中而勿浮，則合而為一陽矣。

經

此言是耳。在何如伯以足之廣明廣明者心也。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眾人形體亦猶是耳。在何如伯以足之廣明廣明者心也。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眾人形體亦猶是耳。在何如伯以足之廣明廣明者心也。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眾人形體亦猶是耳。

經

成大故曰太衝。按骨空論云：衝脈者起於氣衝，為後北。衝脈在後，名曰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曰太衝。蓋尊之辭，非足厥陰肝經之大衝穴也。一本誤指為太衝者，正此衝脈也。按上古天真論亦稱

經

衝之地命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太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小指

經

也。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

經

可推也。不惟經脈為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胃其前後亦隨是也。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

經

于頰大頰大者，鉗耳也。愚意鉗耳者，頭維穴也。夫然則足之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明起于厲兌，結

經

少陽蓋言為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少陽起于竅陰，結于窻籠，窻籠者耳中也。愚

經

云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合也。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為陽中之

經

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為陽之中，其義曰：開少陽者一陽也。為陽之裏，其義曰：樞樞則無所立，非

經

宜主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

經

謂三陽之離合者如此。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

經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陽氣出而主外，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陰陽

經

皆出於下。陰氣出而在內，是以中為陰。其所出之太衝在下，而衝之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

經

上名曰太陰。衝脈為十二經脈之原，故三陰三陽皆以太衝為主。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

經

太陰為陰中之至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

之少陰 乃一陰初生之氣故為陰中之少陰 少陰之前名曰厥陰 少陰主水 厥陰主水 厥陰根

起於大敦 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 太敦穴名在足大指玉堂中足厥陰肝經所出之井穴陰在下故

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 厥陰故為陰絕之陰 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 故主開厥陰為兩陰之交

陰之故主闔少陰為一 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命曰一陰 陰氣從下而出在內之中搏聚而勿沉

主沉故曰勿沉蓋三陽之氣開闔於形身之外內三陰之氣 命為一陰也陽氣主浮故曰勿浮陰氣

開闔於內之前後故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 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為陽經則在內者為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為陰經其

樞動輸篇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胸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

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觀此則脾在太衝之上也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于隱白結于太倉此言

白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太陰也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于隱白結于太倉此言

則太陰為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為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起于涌泉結于廉泉夫然則

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足太陰之

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臑內循胛骨後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

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以上臑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 少陰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之湧

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少陰也 靈樞根結篇云少陰起于湧泉結于廉泉夫然則

少陰為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為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 王註云

此亦言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厥陰肝也腎之前近上則為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 王註云

循內踝之後上臑內廉足厥陰之脈循足附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足太陽之後上臑內由此

則少陰之前名厥陰也 厥陰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端之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

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 所謂厥者盡也 靈樞根結篇云足厥陰起于大敦結于玉英王

英即任脈經玉堂穴 夫然則厥陰為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

少陰厥陰之分無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

陰也為陰之中其義為樞非樞則無以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

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主沉然勿至太沉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陰

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 一陰者脈之皆為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三

陰陽靈種積傳為一周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

陽氣出入於形表而為陰陽離合之相成也

歸於陰一晝夜而為之一周陰氣開闔於裏
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衝往來始自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
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積
傳至于水下二刻為一周身水下百刻為五十周於身其脈氣則行于裏其形體則
表于外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陰陽別論篇第七

據篇中有別于陽者知病處也等語則別當作彼劣
切言陰經陽經及陰脈陽脈皆當知所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

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四時之經脈以應四時之氣也十二從者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也從手太陰順行
至厥陰也應十二月者手足太陰正月寅手陽明應二月卯足陽明應三月辰足太陰應四月巳手少陰
應五月午手太陽應六月未足勝脫應七月申足少陰應八月酉手厥陰應九月戌手少陽應十月亥足
少陽應十一月子足厥陰應十二月丑十二脈者六府六藏之經脈也三陰三陽之氣以應歲之十二月
十二月復應有形之十二脈也此篇論
分別陰陽以知死生故曰陰陽別論

此即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肝心肺腎為四經而不言脾者寄旺于四經
之中也十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伯言四經應春
夏秋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

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膽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
丑未之月則合四經
而兼之脾與胃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十二經脈乃藏府陰陽配合故知陽者可以死生凡陽有五五二十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五藏五藏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胃脘之陽資養
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

方或烹論
曰持雌失
雄藏陰府
陽不知并
合診故不
明

為陰藏者藏也神藏而不外見者也如無陽和之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所謂二十五陽者乃胃脘所

胃氣而真藏之脈見則藏氣為敗必死也夫四時之脈春弦夏洪秋浮冬沉長夏和緩五藏之脈肝弦心洪

脾緩肺濇腎沉如春時之肝脈微弦而長心脈微洪而緩脾脈微弦而濇肺脈微弦而濇腎脈微弦而沈

夏時之肝脈微洪而弦心脈微洪而濇脾脈微洪而濇肺脈微洪而濇腎脈微洪而濇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

生之期能別陽和之胃氣則一有不知便可知病處能別真藏之陰脈則知肝脈至者期十八日三陽

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此復論十二經脈之陰陽也手足三陽之脈手走頭而頭走足故曰三陽在

陰陽之分然皆一以貫通手太陽肺脈交於手陽明大腸大腸交足陽明胃交足太陽脾交手少陰

心交手少陽膽膽交足厥陰肝肝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能別於陽之脈證者知

焦交於手太陽肺故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復交於手太陽肺故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時也別於陰之脈者知一陰二陰三陰之發病及肝之心之肺以至於陰搏之死證此論別手足三陰

三陽之謹孰陰陽無與眾謀此總結上文之意所謂陰陽者胃脘之陰真藏之陰手足之三陽手足

脈證也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脈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脈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

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為表裏也如靈樞經脈篇診肺脈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大腸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小腸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胃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脾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心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肺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腎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肝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膽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三焦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膀胱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三焦之或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

知肝之急
則心之絕
鉤腎之奪
索可類推
矣
王子芳曰
人稟天地
之氣數而
生故應天
地之氣數
而血氣數
者天地五
行之教也

責音奔

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此審別十二經脈之陰陽也。夫藏為陽。府為陰。手足

之陰陽。乃六藏六府之經脈。故當以

釋此言脈體分陰陽。亦診脈者所當知也。凡脈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脈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分。脈有遲速。故即遲速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臟腑表裏眾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脈陽脈也。

凡持真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

至懸絕。四日死。此審別真藏胃腕之陰陽也。懸絕者真藏孤懸而絕。無胃氣之陽和也。急者肝死。脈來

十五節以為天地久矣。此氣之數也。木生于地。故死于九。九之數。肺主天氣。絕于六。六之期。水火于先

天故死于生。成之數。脾土寄于四季。故絕于四。日之周。五藏死期。總合大衍之數。按王氏皆以天地生

一而論。是以以下陰陽相搏。亦止少陰太陽死於天地生成之數。餘皆不合也。此節論真藏脈見之死期

與後節陰陽相搏之

死期又少有異同也。

釋上文言陰者真臟也。見則為敗。敗必死矣。又言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臟真脈見者。而決

行之相剋為期。至所不勝而死也。今凡真臟脈來見者。肝脈至于懸絕。肝屬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

辛日為一。又至庚辛日為十。其十八日當死。假如自甲子日至辛巳日為十八日。心脈至于懸絕。絕心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為八。今日九日者。亦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脈至于懸絕。肺屬金。自庚辛日而數之。至甲乙日為八。今日四日除戊巳日至甲日也。當死。王註以五行生成之數

乃庚辛見庚辛也。腎脈至于懸絕。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巳日為七日。當死。脾脈至于懸絕。脾屬土。自戊巳日而數之。至甲乙日為八。今日四日除戊巳日至甲日也。當死。王註以五行生成之數

釋之。不明。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音者。死不治。此審別三陰三陽之發病也。二陽者足陽

高士宗曰
不得隱曲
女子不月
病在腎也
風消肝木
病也息奔
病在肺也
二陽之病
傳法于五
藏而死

腦音善
疝音捐
張北瑄曰
大陽標陽
而本未故
為寒熱之
病謂其能
為寒為熱
故曰為病

明胃經也。夫人之精血由胃府水穀之所資生。脾主為胃行其精液者也。二陽病則中焦之汁竭。無以奉心神而化赤則血虛矣。水穀之精脾無轉輸於五藏則腎無所藏而精虛矣。男子無精有不得為隱曲之事。在女子無血則月事不得以時下矣。此病本於五藏而發於心脾也。精血兩虛則熱或而生風。風熱交熾則津液愈消竭矣。火熱燔金而傳為喘息。肩者死不治。蓋胃乃津液之生原。脾乃津液之化原也。按陰陽離合論止論足之三陰。此章亦先論足經。至按此與下二節言三陽發病。王註每末章曰陰陽俱搏。三陰俱搏是兼手經而言。故曰俱他。節兼手足經為解。今據三陽證候全是足太陽勝經。經與手太陽亦足。少陽膽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然則二陽亦是足陽。明胃經與手陽明大腸經無涉也。

上文言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陽者知病時也。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于心。故心不能生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于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胃有所受脾不能運生身。今血既不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化而為血。以奉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為五藏之原。胃為六腑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死不為也。王註謂腸胃為病。心脾受之。何以知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為女子不月。脾味不化為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于脾。而男子無關于心乎。況此節專為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之推。

曰三陽為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腦痛。三陽者太陽之為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邪之中人。始於不得邪氣從之。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太陽為諸陽主氣。而主筋。筋傷則為痿。氣傷則為厥。太陽主開。病則開闔。痠疼也。此皆太陽筋脈之為病也。太陽之氣主表。而經脈發原於下。是以始病寒熱之在上。在表。而漸為癰腫。痿厥。頰疝。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頰疝。氣病熱於表。傳入於裏。則水津枯索。而澤竭矣。頰疝小腹控之在內。在下也。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頰疝。氣病熱於表。傳入於裏。則水津枯索。而澤竭矣。頰疝小腹控而及本。始病氣而及經與筋也。蓋始病標。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膕內。腎屬膀胱。其股者從膊內下貫脾。挾脊內過髀。樞從髀外下合膕中。以下

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于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此腎氣與生陽並逆故善脹心腎之氣不能相交故心滿善氣也善氣者太息也心氣急則氣道約故

善脹
此舉二陰一陽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侮心火故心滿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怒為胆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
三陽三陰者太陽太陰之為病也偏枯者半身不遂痿易者委

為偏枯陽虛而不能養筋則為痿脾屬四支故不舉也此水府為病而逆乘脾土也

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超避曰溜
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脈自頭背下行于足而脾脈主于四肢故二經不足發為偏枯及為痿易與四肢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為痿也

故其脈如弦之端直以應春生之氣也一陰之氣初升故其脈來盛去悠如鈞之急以應夏熱之氣也至者為陽陽氣收藏故脈雖鼓至而懸絕以應冬藏之氣也溜營衛陰陽相得循行則滑長夏之時陽氣在上陰氣在下陰陽合和故脈滑也

此言人有四經以應四時之氣也

此舉五臟之脈體言之也
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脈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微毛也肺之脈也鼓動陽脈而其勢勝急不至于大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脈也鼓動陽脈而陽脈似絕曰石乃微石也腎之脈也沉二脈相過無能勝負正平和之脈其名曰溜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脈也此曰陰陽以脈體言就其浮沉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即前云者為陰六句亦以陰陽名脈體王註

仍以一陽一陰為三焦與肝則鼓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將屬之何經乎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
內為陰外為陽藏為陰府為陽承上丈而言人之經脈藏府相貫外內循環如陰

曰此言陰陽之氣不和則為陽結陰結之病若夫剛魄汗未藏四逆而起則薰肺使人喘鳴此言陰

與剛是陽傳於陽陰傳於陰乃陰陽相絕之死候也

此言陰陽之氣不和則為陽結陰結之病若夫剛魄汗未藏四逆而起則薰肺使人喘鳴此言陰

鈞當作弦
弦當作鈞
溜作流靈
樞本輸篇
溜于魚際
其義主流

凡生陽之屬其病不過四日而已所謂生陽死陰者如肝之心謂之生陽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之
 死陰火來尅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
 日深矣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侮陰謂
 之關陰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不和自結而為病也四支為諸陽
 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

結陽者腫四支
 此言陰陽之氣不和自結而為病也四支為諸陽
 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

升
 陰氣結於內而不得流行則血亦留聚而下洩矣一陰結便血一升二陰並結便血二升三陰俱結
 便者名曰陽結也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重大便反鞭名曰陰結也蓋欲審別陰陽之氣結者當以脈

之去至動靜浮沉遲數以分陰陽以證之膈知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結在二陽當以二陽之法治之證之膈知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陽腎為陰此結於形身之內藏府之外胃腎空廓之間而為腫也石水腎水也腎者二陽結謂之消

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多偏於腎藏故為多陰少陽而少腹腫也
 陽明胃氣也消消渴也蓋陽明氣結則水穀之津液不資則五藏之病氣俱微弱矣三陽結謂之膈
 按靈樞以五藏之脈微為生痺蓋水穀之津液不資則五藏之病氣俱微弱矣三陽結謂之膈

陽為諸陽主氣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從內膈而出於胸脇從胸脇而達於膚表陽
 氣結則膈氣不通內膈之前當胃脫賁門之處膈氣逆則飲食亦隔塞而不下矣三陰結謂之水
 脾主也脾為轉運之官脾氣結則一陰一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風木主氣而

入胃之水液不行而為逆矣
 喉痛而為痺也靈樞動輸篇有少陰之大絡循陰股
 痺者痛也閉也靈樞動輸篇有少陰之大絡循陰股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為腫為便血為石水為消為膈為水為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疎暢
 也非結脈之結若是結脈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診之王註以二或為再結三或為三結則或

脈非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為腑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為
 臟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心必瘀積而初結則一

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為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
 陰或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為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

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睡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
 篇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為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

消二陽者足陽明胃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陽者陽明也胃中熱或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

消按此篇止謂消至脈要精微論有痺成消中奇病論有轉為消渴靈樞氣藏府病形篇本

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痺氣厥論有肺消膈消種種不同須知參以後世三消之說則知五臟皆有消

痺之證其間各有所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機云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

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

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飲飲諸脈軟散

皆氣實血虛也亦指上消而言今按素問氣厥論有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靈樞氣藏府病形篇

有心脈微小為消痺又有肺脈微小為消痺此正上消之義還兼心肺為非獨肺也東垣曰膈消者

以消渴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陳無擇云消中為脾熱熱則為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亦黃熱

能消渴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陳無擇云消中為脾熱熱則為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亦黃熱

作小便多於所進飲食而反不渴虛極短氣河間曰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東

垣曰消中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艱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饒飲水多食亦飢虛即痺成消中也調胃

承氣三黃丸治之今按素問脈要精微論帝曰診得胃脈何如岐伯曰脈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

變何如岐伯曰痺成為消中又按通評虛實論岐伯曰凡治消痺針擊偏枯痿散氣滿發逆肥貴人則

膏梁之疾也又腹中論黃帝曰天子數言熱中消中者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夫熱

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

藥之氣悍悍者其氣急疾堅勁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夫熱氣悍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

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又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岐伯曰此五

氣之溢也名曰脾痺此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

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

氣也又靈樞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脈微小為消痺又本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

義考之當兼脾胃為是下消者一名消腎小為消痺又本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

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面一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

濁而自愈陳無擇云消腎者屬腎或壯之時不謹而縱慾年長多服金石真氣始衰口渴指液自洩不

乾而利河間曰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東垣曰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

氣自泄又云腎實則消而不渴小便自利名曰腎消即內消也其治宜抑損心火攝養腎水按靈樞邪

氣臟腑病形篇有腎脈微小為消痺及肝脈微小為消痺則知腎肝俱有消痺此正下消之謂又按袖

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脈之有根故腎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消渴者皆是

腎經為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慾飲酒無度食脯炙丹石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熾盛三

焦狂烈五臟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此言三消皆本于腎也總錄又謂未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
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為不治之症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不能食而
渴者錢氏方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三陽者太陽陽明少陽也太陽者膀胱熱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或之官
三陽為經又曰三陽者太陽陽明少陽也太陽者膀胱熱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或之官
勝脫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腸結則血脈燥勝脫熱則津液涸故隔塞而不便者至真要大論
論少陰之復有隔腸不便者是也俗謂之乾隔三陰者手足太陰肺經也水證外證此是
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肢脾二經今過考內經曰脾氣而水陰肺經也水證外證此是
而作焉▲按水之為證本篇指為肺四脾二經今過考內經曰脾氣而水陰肺經也水證外證此是
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膚脹曰鼓脹曰脾氣而水陰肺經也水證外證此是
可以一槩論也今以內經諸篇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按靈樞水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目動不
喘疾效曰水目微腫如臥蚕起之狀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如微腫如臥蚕起之狀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有一等曰風水者又按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腫曰下焦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刺而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熱不能正偃正偃則汗出也小便黃者小
苦渴小便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熱不能正偃正偃則汗出也小便黃者小
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熱不能正偃正偃則汗出也小便黃者小
有熱也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熱不能正偃正偃則汗出也小便黃者小
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中鳴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
乾行不得胃脈在足也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
以事不來也又按水熱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未主腎腎而絡則煩不能食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
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腎而絡則煩不能食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
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溢于皮膚故為臌脹何者聚水而生病也岐伯曰
諸水皆生于腎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溢于皮膚故為臌脹何者聚水而生病也岐伯曰
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臟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裏故臌脹何者聚水而生病也岐伯曰
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且下于臟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裏故臌脹何者聚水而生病也岐伯曰
之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其頸脈動所宜刺處難又有一等曰腎風者按皮膚論曰尺膚滑其視人
澤者風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腎風者按皮膚論曰尺膚滑其視人
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病者形不瘦不能食少名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風而

不能食善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之謂也
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盲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一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脹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胃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
所繫癖而內者惡氣乃起癥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而不
中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石瘕生于胞
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覃石瘕內有積聚似水脹而非水脹者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人象象論岐伯曰頸脈動喘疾放曰水又曰目果微腫如卧發起之狀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
足脛腫曰水則風水之辨當于其而腫方知其有風也即此又于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並統之
則曰風曰水則風水之辨當于其而腫方知其有風也即此又于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並統之
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惡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莖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腑之義盡之矣津液充郭其魄獨
滌五臟故精自生形自感骨肉相保其氣乃平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
亦王註今始從之其一陰當兼肝一陽當兼膽言此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
陰搏者尺脈滑利如珠也○吳氏曰此以下論脈也陰陽
陰搏者尺脈滑利如珠也○吳氏曰此以下論脈也陰陽

虛腸游死
陰陽指尺寸而言腸游積下利也夫禁衛氣血皆由水穀之所育生胃為受納之府腸為
傳導之官陰陽兩虛而又失其所生之本故無望其生機矣此言陰陽由腸胃水穀之所生

陽加於陰謂之汗
汗乃陰液由陽氣之宣發而後能充身澤毛若動數之陽脈頷於尺部陰虛陽搏
是謂之汗當知汗乃陽氣之加於陰液而脈亦陽脈之加於陰部也

謂之崩
陰虛陽成則
迫血妄行

此舉尺寸之脈而為有子為腸辟為有汗為崩諸證也
陰搏者尺為陰其脈搏擊于手也陽別者寸

為陽言尺脈搏擊於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之所謂尺脈不止真胎婦者是也
陰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游者脾氣不化游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于死也按腸游之說見內經

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論皆以脈況小緩者為易治身熱者為死今日虛者為死蓋沉小緩而
無神也陽加於陰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主靜尺部而見陽脈乃陽加於陰則陰虛火或已

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瀋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

損寸脈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按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為熱路則本宮血乏十二經之血皆從茲而滲漏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于心故此證實關於心腎兩經宜有陰虛陽搏之脈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惟李東垣試効錄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不先服領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
三陰者太陰也俱搏者脾肺二部俱搏擊應手而無陽和之氣也二者偶之始十者陰之終夜半者陰盡而將一陽初生之時太陰者至陰也以至陰之

氣而絕無生陽故死於陰極之數也○董惟園曰陰結陽結者論陰陽不和也
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
二陰者少陰也俱搏者心腎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少陰主水火陰陽之氣天乙生水地六成之地二

死與剛者言府脈傳府藏脈傳藏也陰搏陽搏者言十二經脈之陰陽不和也
一陰俱搏十日死
一陰者厥陰也俱搏者肝與心主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十日者

也
三陽俱搏且鼓三
三陽者太陽也鼓動也俱搏者陰之盡也以陰盡之氣而搏擊而且鼓動陽極而絕無陰之和也太

日死
三陽俱搏且鼓三
三陽者太陽也鼓動也俱搏者陰之盡也以陰盡之氣而搏擊而且鼓動陽極而絕無陰之和也太

天為陽地為陰天主生地主成故太
三陰三陽俱搏心滿腹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
三陰三陽者五行

俱搏擊而不和故盡五行之數終而死也心滿陽搏於上也不得隱曲陰搏於下也腹居身半之中陰陽

相交者也腹發盡者陽盡發於上陰盡發於下而無陰陽中見之和也此言上下陰陽之病下文言寒熱

陰陽
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二陽者陽明也俱搏者手足陽明俱搏擊也病溫者病寒

之病
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二陽者陽明也俱搏者手足陽明俱搏擊也病溫者病寒

其陰陽所生之原矣陰不得陽則病寒陽不得陰則病熱陰陽俱絕不治之死證也九乃陽之終十乃陰

之盡不過十日者死於陰陽之交盡也上節言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陰陽二氣不能一以貫通

而自相搏擊其為病死也若此此言胃腕之陽以生養陰陽五藏二
三陰各經之脈異于常者而決其死期也
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
陰陽類論黃帝曰
成之其成數計十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成數計九據二經成數之餘當死于二十日而夜半死
者陰病死于陰也
二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
陰陽類論黃帝曰
三陰為雌
二脈搏擊于

手異于常候計其死期當十三日夕時死十三日者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共成數計七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其成數計六七六十三故也曰夕時者少陰之時候也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一陰為獨使二脈搏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十日也三陽者手太陽經足太陽膀胱經也二脈搏擊于手而發異于常候計其死期當在三日三日者天一生水地二脈搏擊于手異于常候心腹脹滿至於發盡而不得隱曲大小便為之不利也計其死期當在五日五日者主中央之候病經多而死期速也此與陰陽別論之不得隱曲殊二陽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二脈搏擊于手異于常候其病熱溫當死不治不過十日死十日者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止九日而十則九日之餘也

靈蘭秘典論第八

末有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六藏藏神六府藏物六藏六府皆謂之藏故云十二藏也相使者六藏六府相為傳使也受清者貴受濁者賤五藏之中

惟足太陰獨受其濁故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傳言所本於六藏六府故帝復問藏府之相使青賤而伯稱其詳悉焉○王子方曰血者神氣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經脈皆以心為主

使青賤而伯稱其詳悉焉○王子方曰血者神氣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經脈皆以心為主

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經脈皆以心為主○王子方曰血者神氣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經脈皆以心為主

而主藏神故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位高近君猶之宰相主行

神明出焉位高近君猶之宰相主行

故為將軍之官主春生之氣故為將軍之官主春生之氣

氣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膽東剛果之氣故為中正之官

喜樂出焉膻中者心主之宮絨心主包絡位居膻中而代君行令

五穀故為倉廩之官五味入胃脾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或者賴以

為轉輸以養五臟氣故五味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胃之運行者賴以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

相去聲
使去聲
同
樂入聲
道導同
伎音枝
塞入聲

腎藏志。志立則強於作用。能作用於內。則伎巧施於外矣。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決通也。清水道也。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三焦實則閉。癰虛則道

溺。三焦主氣。氣化則水。勝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勝胱為水府。乃水液都會之處。故

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為津液之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十二官者。經脈相通。剛柔相應。失則災害至矣。故主明則下安。

以此養生。則壽。致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五藏六府。心為之主。君主神明。則十二官各安其職。以此

於治國乎。天下未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

危戒之戒之。心者。離也。離也者。明也。心為一身之主。即我之神。明心主不明。則十二官皆不安矣。心主

使道閉塞矣。血氣者。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脈不通。而形乃大傷矣。故以此養

生。則殃折不壽。在治天下。則其宗大危。正心明德之道。豈不重可戒哉。此言心為一身之主。主明即可以

如心不明。即此身亦不可保矣。此言十二臟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於心也。十二藏者。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據下文所答。內以

積故亦得以臟稱也。帝問諸藏相使之貴賤者。即諸藏而較其輕重耳。伯言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藏六

府之大主也。此語見靈樞邪客篇。又靈樞五癎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師傳篇同。至虛

之官。佐君行令。凡為治之節度。從是而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脈會于太淵。死生決于太陰。故肺為相傳

以君相。此心。肺其尊同矣。五癎精液別篇云。五藏六府。肺為之相。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為將軍之

官。而謀慮所出。猶運籌于帷幄之中也。五癎精液別篇云。肝為之將。師傳篇云。肝者主為將。膽為

肝之府。謀慮貴于得中。故為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勝於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心

主行脈氣于諸經。而分布陰陽。為君主之臣。使樂趨君令。喜樂出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

而所受之五味。從是出焉。靈樞師傳篇云。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感

者。賴以傳導。而凡物之變化者。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感。而凡物之所化者。從

是出焉。五藏在人。惟腎能為作強。而男女構精。人物化生。伎巧從是而出。王註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強

在女則當其伎巧者是也。血氣形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言三焦心包絡為表裏也。居于右腎

瞿音復禮
禮弓瞿禮
如有求而
勿得註云
眼目速瞻
之貌

之中謂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者言膀胱與腎為表裏也居于左腎之中又靈樞本藏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故三焦在下部之右為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在下部之左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三焦膀胱者必得氣海之氣施化則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閉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穴乃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也按靈樞本輸篇云肺合大腸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陰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使彼此相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唯心為君主君主不病則百體自安猶人主明則下民自安也必大昌而天下或治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不可不知所哉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

釋承上文而言修身養生以及於為天下之至道始在於微蓋心之變化

下則始當知壽夭治亂之機在此無窮苟正其心在養生則壽為天下則昌其心不正在此身則殃為天

心一念之發萌而人莫知其原也審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富孰者為良

也消者消息其道之微瞿瞿顧貌視其道之要妙其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孰能知之也問憂也憂其理之至精能明者為良也恍惚謂心神之萌動生於毫釐之間度量長短輕重也言毫釐之間

之可以益大推之其形乃制而後有邪正明昧之分以至於千之萬之不可勝極也制正也以毫釐

之誠意推而大之其形乃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

正言其心正而後形正也言正心明德之道也大聖之業者能正心修身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

釋精純粹也光光明也言正心明德之道也大聖之業者能正心修身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

以及於治國平天下也靈蘭之室心之官也乃擇其良善而藏之於心以傳保者保於無窮流於無極

以傳保馬守而勿失也按靈樞經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

外大腸者傳道之府小腸者受成之府膽者中精之府胃者五穀之府膀胱者津液之府三焦者中瀆之府也吳氏曰靈臺蘭室黃帝藏書之所秘典秘密典籍也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變化而無窮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之法者有清而無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議之窘迫哉此消者瞿瞿也孰知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不知其

此篇乃三
部九候五
運六氣之
提綱

原也。問問者說文以為病與傷痛也。唯不知其要。則問問然。獨當其病。孰知何法為善耶。按氣交變
大論亦云。肖者。瞿瞿。莫知其妙。問問之當孰者為良。且是十二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釐從此而
生。毫釐者。至小也。度量從此而起。願推之而示。又推之而萬。可以益大。唯心為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
耳。帝乃深贊此書。而藏之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秘典論者。良有故也。按靈樞刺節真邪篇外揣
篇皆藏
此室。

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王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
又問藏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為天地久矣。不知

其所謂也。**王**天以六六之節者。十干主天。六十日甲子一周。而為一節。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也。人

有三百六十五節。言人亦有六六之節。以應天六六之數也。靈樞經曰。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

地有九州。九野。以合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先言人。以九九制會。蓋人有九竅。九藏。

按此篇乃論歲運之總綱。天之十干。成六六之節。以應一歲。而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

天之六氣。五運。行論內云。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是

在天之六氣。在地之五行。五味。而又化生人之五藏也。然人之五藏。地之五行。皆由天之十干所化。故曰

六節藏象論也。夫人之五行。食地之五味。人之六氣。復應天之六氣。氣亢害而無承。制則為病矣。岐伯對

夫先以九九制會。以應六六之節者。言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六節。而皆合乎生五氣三之數。岐伯對

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王**昭明也。遂因也。言六六

歲有三百六十五日。而天有三百六十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王**制度

五度也。九九制會。所以紀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王**制度

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一月而一周。天蓋以天之度數。以

紀日月之氣數者。生五氣三之數也。化者。陰陽之化。在天而成六六。在地而在人。而成九九。皆陰陽氣

用也。化之為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

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

張此復申明天度以紀日月之行也行有分紀者謂日月之行有分紀者謂日月之行

路也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有奇也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

日有奇而一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故有大月小月也每歲朔虛五日有奇故止三百五十四日又氣盈

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每歲連閏共計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漢律志云日月五星從西而

循天東行天道從東西行一晝一夜日月隨天西轉一周如蟻行磨上磨轉一回而日往東行止一度月

從西而東行十三度故月行疾而一月與日一會而一周天是以每歲冬至夏至日行有南道北道之分

每月上弦下弦而月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謂立端豎端正之木以正天表也上古

有南道北道之分也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謂立端豎端正之木以正天表也上古

東西參日中之影與極是以正南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餘四分度之一推日月行度之有帝曰余

奇氣盈五日之有餘朔虛五日之有餘推而算之以終一歲之數以終天道之周而天度畢矣帝曰余

以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謂帝復以九九之數以合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制會謂首言

九九以應天之六六此言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謂此言天以六

之九九以應天之六六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三氣謂此言地之九九人之

一歲也十干主天故曰天有十日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三氣謂此言地之九九人之

四十二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耳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

本屬陰日為陽之精故為陽月為陰之精故為陰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週是將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

轉其日五星循天從東而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度是將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

度之中作十九分之分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週是將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

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方行

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度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方行

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止有三分五十四

即二十五刻當為一歲自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月除小月所少之歲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四

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為十二月之制則有立之歲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四

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地氣但依曆以八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

度畢矣王註云日行遲故夜行天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週外復行十九度之奇矣月行速故

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週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日一週外復行十九度之奇矣月行速故

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曆律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

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二日行

度餘自五日行至八日行疾日九日行疾日十日行疾日十一日行疾日十二日行疾日十三日行疾

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行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行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行疾

分之日而皆有遲疾遲速之度固無常準矣雖爾終以二十七日一月行一週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

九日方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

五之六而及日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

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不成日故舉大以言之若通以大小為法則歲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

日餘矣取月所少之辰加歲外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馬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歲亦繞地一周而六

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九百四十分日

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九百四十分日

十二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九百四十分日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五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之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于皆入丑歲全不服矣其名實垂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傳天元言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註云步曆者以冬至之日為歲首表正于中左傳舉正于中註云舉中氣以正月推餘于終左傳歸餘于終註云月有餘日則歸之于終積而為閏之王註云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于初節之日表斗建于月半之辰退餘閏于根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言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曆有之皆他節氣也按革象新書云曆家逆考往古冬至歲月日時各紀甲子兩曜交會五星連珠必推其聚于子正玄枵之中者名曰上元乃履端于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策相應乃取正于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乃歸餘于終也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異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有此生之本以人皆本于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通本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為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為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則有九臟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胸中此形臟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臟計有其五合為九臟正所以應九野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謂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

一列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生閏故曰積氣盈閏也此以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

下論五運之主歲主時各有太過不及故復設此問

傳教者也○莫子晉曰上帝天帝也天不言而四時代序惟師能闡明而傳道也

帝曰請遂言之

遂盡也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

月令曰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而成一氣六氣九月而為一時四時合二十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暮之月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四氣而成一歲以四時之氣而各從其主治焉

無端候亦同法此論五運之主歲也甲己之歲土運主之乙庚之歲金運主之丙辛之歲水運主之丁

運所主之時而昏治之終暮年之三百六十日五歲一周而復始也時立氣布者一歲之中又分五

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每歲有六氣之加臨五運之法同也故曰不

運者不可為良工也則虛實之乘侮勝復所由起也歲氣之或虛主民

註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明一統曆云孟春立春節初五日

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節初五日始電○季春清明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節初五日

鶉始鳴○孟夏立夏節初五日蜩始鳴○小滿節初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芒種節初五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蟬始鳴後五日

謂之春四時謂之歲計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

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所候者每年同法故必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病有虛實而始可以稱上工矣故曰數語見靈樞壽天剛柔篇其曰加者即六元正紀大論

加臨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張五運之始於甲己化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

太過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張五運之氣五歲更立太過之年則勝已所勝而

不及所勝而侮之故各有所勝也所勝之氣不務其德則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

反虛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或虛之變理之常也張此篇乃歲運之提綱後天元紀五運行六微皆氣

曰無過者謂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張交變五常政至直要諸篇詳論天地有淫勝鬱復

不愆常候也張變生物有草木昆蟲之青民病有胸膈腹背之災故曰在經有也

有胸膈腹背之災故曰在經有也張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之論帝以五運之化太過為問而伯以歲木太過

歲火太過歲土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星為答又以不及為問而伯以歲木不

及歲火不及歲土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為答又按五常政天論帝以平氣不及太

過為問而伯以木曰穀和火曰升明土曰脩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為平氣木曰委和火曰復明土曰

早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為不及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行為太過謂之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

以名其藏謂得五行之主時而為勝也春木合肝夏火合心長夏土合脾秋金合肺冬水合腎各以四時五行之氣

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是以春未至而天氣溫和此為至先運之太過也至歲之

氣太過則薄已所不勝之氣而乘侮已所勝之氣也至真要論曰氣至謂之至氣分謂之分至則氣同分

上節論氣
始於歲首
此節論太
過不及之
氣各分四
至而候之

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如所主歲運之氣惟太過淫勝而不分則民之邪僻內生雖有良工不能禁也下經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為病甚徐者為病持是以太過之歲如木淫不政行陽絕者死不治也歲火太過大淵絕者死不治故不行陽氣止云不治受病而不致於工不能禁也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

命曰氣迫春已至而天未溫和是至而不至此謂氣之不及也主歲之運氣不及則所勝之氣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迫為主氣不及而所勝所不勝之氣交相逼迫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

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此復申言氣淫不分之義所謂求其至者求其四時之氣應溫夏時之氣可期而熱秋時之氣可期而涼冬時之氣可期而寒失時反候而五行氣淫已下有不

所主之時氣不分明以致邪僻內生而工不能禁也○未濟公曰此節漆一也字有意邪僻內生工不能

禁十字乃末三句之亂重復入此金匱真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勝冬勝夏勝秋勝

秋勝春勝所謂四時之勝也五運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

勝輕而侮之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也此明勝之為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即五行相剋之謂如春屬木夏屬火長夏

也秋勝春金剋木也此乃五行以特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臟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勝肺肺勝肝

者是已然欲知其勝之為候則在于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

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剋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

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剋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

大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臟之氣內相淫并為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

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

能禁之矣

帝曰有不襲乎襲承襲也木承水而王於春火承木而王於夏土承火而王於長夏岐伯曰蒼天之氣

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言蒼天之氣四時代序自有經常然五運之氣有德化

變易則為氏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

病之災青矣言蒼天之氣四時代序自有經常然五運之氣有德化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五運相襲氣之常也反常則為變易矣變常之氣至則為民病矣如春木主

微如變為肅殺是主氣為風木變氣為燥金變氣為主氣為濕土變氣為主氣之所勝而民病則甚因而

重感於邪則死矣故變易之氣至非其尅我之時為病則微當其尅我之時為病則甚

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為變而民病之微甚生死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

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

如木令太過木尅肺土然肺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為肝之所

不勝其病當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于邪則必死耳故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此復言地

相合而後化生萬物之有形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然而五

味所資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蓋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合而化生萬物物生謂之化

物極謂之變物變已成而後定名此皆天地之運陰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

五常論云其類草木

之問也陳其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言人之嗜欲不同而五味各歸所

張令詔曰
罷同罷倉
日有罷已
之土不二
心之巨肝
乃將軍之
官故為罷
極之本

秋氣秋主肺也。腎者主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為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冬令之時。陽氣封閉。蟄蟲深藏。
腎主冬藏。故為封藏之本。蓋蟄乃生動之物。故此生陽之氣。至春一陽初生。而蟄蟲復振矣。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液。而藏之。故為精之處也。髮乃血之餘。血乃精之化。故其華在髮。腎主骨。故其充在骨也。腎為陰藏。而有坎中之陽。故為陰中之少陰。而動於冬氣。冬主水也。
肝者龍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動作勞甚。謂之罷。肝主筋。人之運動。皆由乎筋力。故為罷極之本。肝藏為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酸者木之味。蒼者木之色。爪者筋之餘。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屬木。位居東方。木旺於春。陽氣始生。故為陽中之少陽。以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榮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陰獨受水穀之濁。為轉輸之官。腸胃主受傳水穀。三焦主決瀆。水道膀胱為水精之府。故皆為倉廩之本。脾藏榮。故為榮之居。器者生化之宇。其升降出入之氣。脾能運化。糟粕轉味而入。養五藏。輸出腐穢於二陰。故名之曰器也。四白唇之四際。白肉也。口為脾竅。而主肌。故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甘者土之味。黃者土之色也。脾為陰中之至陰。通於土氣。此節指脾而言。以腸胃三焦膀胱並受傳水穀之精粗。故總為倉廩之本。受濁者為凡十一臟。取決於膽也。五藏六府共為十一藏。膽主甲子。為五運六氣之首。膽氣升。陰故曰至陰之類。

春始

此明十一藏象。而總其取決于膽也。夫藏在內。而形之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臟象也。靈樞本神篇。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神。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篇心藏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曰氣之本。魄之居。腎藏則曰精之處。肝藏則曰魂之居。正當以彼義而釋此義也。試以心藏言之。心者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之。為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面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脈在中心。則充之。心主血脈也。五臟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痿論云。心主身之血脈。心居膈上。皆屬陽。而心則為陽中之陽。當為陽中之太陽也。自時而言。夏主火。心亦屬火。其通于夏氣乎。以肺藏言之。五臟生成篇云。諸氣者皆屬于肺。故吾身之氣。以為之本。肺藏魄。故魄以為之處。肺主身之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與心居于膈上。

太陰為之
行氣乎三
陰寸口亦
太陰也

皆屬陽而肺為陽中之陰當為陽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于秋氣乎以腎臟言
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為精之處也腎
主骨髓腦為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居下皆屬陰而腎為陰中之陰當為陰中之少陰
也蓋肺為手太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而腎為足少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于冬
氣乎以肝臟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為本肝藏魂故為魂所居靈樞本臟篇云肝應爪故其華
在爪肝主筋故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
生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於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為酸在色為蒼故其為酸
其色蒼也東方為陽生之始而肝則為五臟之長故肝屬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于春
氣乎然脾雖屬于五臟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為倉廩之官大腸為傳導之官小腸為受盛之官
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然六腑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為倉廩之所居又為
論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出于中焦故此六臟者誠為營氣之所居又為
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腑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口故其
華在唇四白也四白者口唇四際之白色也又曰在味為甘在色為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
州為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臟皆
取法于膽耳蓋肝之志為怒心之志為喜脾之志為思肺之志為憂腎之志為恐其餘六臟孰非由膽以決斷之者乎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為格陽

此論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六六也左為人迎右為氣

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也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為格陽
陽惟陽太盛名曰格陽蓋陽主在外陽格於外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
不得三陰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陽之太過也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
以上為關陰

二寸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以候三陰之氣也厥陰主乙木春生之氣故寸口一盛病在厥陰

於內不得二陽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陰之太過也此論寸口人迎之病脈不及未至而至來氣不餘
時之六氣不平而亦為三陰三陽之民病也故六微旨大論曰至而不至來氣不及未至而至來氣不餘
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靈樞經曰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
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上下相應者脈口與人迎平等所謂陰中有

陽陽中有陰也此言天地之陰陽以應也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
之藏府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陰陽也

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

地之精氣則死矣。俱四倍以上者，陰陽俱亢極也。藏盈同極，至也。蓋天有陰陽，地有陰陽，陽或之下，陰

矣。此即六微旨之所謂充則害承，乃制則生化。外列或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三焦膀胱之脈見于左

手寸部曰：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脈見于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終始經脈四時氣等篇皆云：人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一或病在足少陽一或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或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

黃帝素問內經合纂卷一終